

民族文選編高級組目次

劉仁軌傳

宋 祁

唐書

前出塞 後出塞

杜 甫

杜工部集

木蘭辭

樂府詩集

淝水之戰

司馬光

資治通鑑

祖逖傳

房玄齡

晉書

徙戎論

江 統

晉書本傳

出師表

諸葛亮

三國志本傳

班超傳

范 曄

後漢書

封燕然山銘

班 固

文選

高級組目次

一

張壽傳

班固

漢書

蘇武傳

班固

漢書

李將軍列傳

司馬遷

史記

衛將軍驃騎列傳

司馬遷

史記

廉頗藺相如列傳

司馬遷

史記

趙武靈王胡服騎射

國策

魯仲連義不帝秦

國策

越王勾踐

國語越語上

禮運大同小康節

禮記

國殤

楚辭

無衣 采薇 出車

詩經

劉仁軌傳

宋 祁

劉仁軌字正則，汴州尉氏人。少貧賤好學，值亂不能安業，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，卒以通博聞。武德（一）初，河南安撫大使任瓌（二）上疏有所論奏，仁軌見其藁爲竄定數言，瓌驚異，赤牒補息州參軍，轉陳倉尉。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，豪縱犯法，縣莫敢屈，仁軌約不再犯，而寧橫暴自如，仁軌撈殺之，州以聞，太宗曰：「尉而殺吾折衝可乎？」召詰讓，仁軌對曰：「寧辱臣，臣故殺之。」帝以爲剛正，更擢咸陽丞。

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，時秋斂未訖，仁軌諫曰：「今茲澍澤霑足，百穀熾茂，收纔十二，常日贅調，已有所妨，又供獵事，繕橋治道，役雖簡省，猶不損數萬，少延一旬，使場圃畢勞，陛下六飛徐驅，公私交泰。」

璽書褒納，拜新安令，累遷給事中，爲李義府（三）所惡，出爲青州刺史。
顯慶（四）五年伐遼，義府欲斥以罪，使督漕而船果覆沒，坐免官白衣隨軍。

初蘇定方（五）旣平百濟（六），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，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，撫納殘黨。文度死，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，引兵圍仁願，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，并發新羅（七）兵爲援。仁軌將兵嚴整，轉鬪陷陣，所向無前；信等釋仁願圍，退保任存城。旣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，招還叛亡，勢張甚，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。時定方伐高麗，圍平壤不克，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，與金法敏議去留計，將士咸欲還，仁軌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，今天子欲滅高麗（八），先誅百濟，留兵鎮守，制其心腹，

雖擊豎跳梁，士力未完，宜厲兵粟馬，乘無備，擊不意，百下百全，戰勝之日，開張形勢，騰檄濟師，聲援接，虜亡矣。今平壤不勝，熊津又拔，則百濟之燼復炎，高麗之滅無期，吾等雖入新羅，正似坐客，有不如志，悔可得邪？扶餘豐精貳，表合內攜，勢不支久，宜堅守伺變以圖之，不可輕動，」衆從其議，乃請益兵。

時賊守夏峴城，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，扳堞，比明入之，遂通新羅饜道。而豐果襲殺福信，遣使至高麗丐援。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，士氣振，於是諸將議所向，或曰：「加林城水陸之衝，盍先擊之。」仁軌曰：「兵法避實擊虛，加林險而固，攻則傷士，守則曠日；周留城賊巢穴，羣凶聚焉，若克之，諸城自下。」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，仁軌與杜爽扶餘熊津白江會之，遇倭（九）人白江（十）口，四戰皆

克，焚四百艘，海水爲丹。扶餘豐脫身走，獲其寶劍，僞王子扶餘忠勝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，獨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。

始定方破百濟，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，至是皆降，仁軌以赤心示之，俾取任存自效，卽給鎧仗糧糒，仁師曰：夷狄野心難信，若受甲濟粟，資寇便也。』仁軌曰：『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，因機立功，尙何疑。』二人訖拔其城，遲受信委妻子，奔高麗，百濟餘黨悉平。

仁師等振旅還，詔留仁軌統兵鎮守。百濟再被亂，殭屍如莽，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。葺復戶版，署官吏，開道路，營聚落，復防堰，賑貧乏，勸課耕種，爲立官社，民皆安其所，遂營屯田，以經略高麗。仁願至京師，帝勞曰：『若本武將，軍中奏請皆有文理，何道而然？』對曰：『仁軌

之辭，非臣所能。」帝歎賞之！進仁軌六階，真拜帶方州刺史，賜第一區，厚資妻子，璽書褒勉。……

始仁軌任帶方州，謂人曰：『天將富貴此翁邪？』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，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『當削平遼海，頒示本朝正朔。』卒皆如言。

及封太山（十一），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酋長赴會，天子大悅！擢爲大司憲，遷右相，兼檢校太子右中護，累功封樂城縣男。總章（十二）元年，爲熊津道安撫大使，兼沮江道總管，副李勣（十三）討高麗平之

咸亨（十四）五年，爲維林道大總管，東伐新羅，仁軌率兵絕瓠蘆河，攻大鎮七重城破之，進爵爲公。……卒年八十五。

解題

宋 祁字子京，安州安陸人。生於宋 眞宗咸平元年（公元九九八年），卒於仁宗嘉祐六年（一〇六一）。官至工部尚書，諡景文。著有文集一百卷，大樂圖二卷，益部方物略等行於世。嘗官吏館修撰時，與歐陽修同修唐書，修撰本紀志表，祁撰列傳。此篇選自唐書，故定爲祁作。

劉仁軌生於隋 高祖 仁壽元年（公元六〇一），卒於睿宗 垂拱元年（六八五）。劉氏一生功績最足稱道者，在克敵致勝，揚威國外。白江口一役，倭軍全覆，海水爲丹，尤爲國際戰爭中最榮譽之史實焉。

注釋

（一）武德，唐 高祖年號，（公元六一八——六二六）
（二）任瓌合瓌人，曾任於陳 隋，唐 高祖時，因討平徐圓朗及輔公祜，官至邢州都督。
（三）李義府，饒陽人，太宗時爲太子舍人，崇賢館直學士，以文翰顯。高宗時官吏部尚書。議府貌柔恭，與人言，嬉怡微笑。

，而陰賊褊忌著於心，時號義府爲笑中刀；又以柔而害物，稱爲人貓。後以罪流雋州死。

(四)顯慶，唐高宗年號。(公元六五六——六六〇) (五)蘇定方，武邑人，驍悍有氣

決，戰功極偉，破高麗，平百濟，凡滅三國，皆生執其王，封邢國公，累拜涼州安集大使

，卒諡莊。(六)百濟，國名，三韓之一，扶餘溫麻所建，當東晉初，有馬韓之地，約當

今朝鮮忠清南北道，全羅南北道之地。(七)新羅，國名，三韓之一，建國於西漢末，至

西晉末，兼併辰韓弁韓，並取日本之任那府，擁有當今慶尙南北道之地。嗣爲百濟高句麗

所侵，乞援於唐，唐出兵滅百濟高句麗，其地以次歸於新羅，遂統一半島全部，而臣事於

唐。(八)高麗，卽高句麗，後漢時建立王國。東晉以後，遼留南部，朝鮮北部之地，悉

爲所有。(九)倭，人種名，漢書地理志：樂浪海中有倭人，分爲百餘國。元史：日本國

在東海之東，古稱倭奴國。唐書通倭國爲一傳。(十)白江口，瀕朝鮮海峽。是年爲高宗

龍朔三年(公元六六三) (十一)唐高宗乾封元年(公元六六六)封泰山。(十二)總章

，唐高宗年號，（公元六六八——六六九）（十三）李勤，離狐人，本姓徐，唐高祖時賜國姓，平竇建德，俘王世充，破劉黑闥徐圓朗，建功極大，太宗時，降突厥，破薛延陀，拜并州都督。高宗時，率兵討高麗平之。卒贈太尉，諡貞武。（十四）咸亨，唐高宗年號。（公元六七〇——六七三）

前出塞

杜甫

出門日已遠，不受徒旅欺。骨肉恩豈斷，男兒死無時。走馬脫轡頭，手中挑青絲。捷下萬仞岡，俯身試拳旗。

磨刀鳴咽水，水赤刃傷手。欲輕腸斷聲，心緒亂已久！丈夫誓許國，憤惋復何有。功名圖麒麟（一），戰骨當速朽。

挽弓當挽強，用箭當用長。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。殺人亦有限，

立國自有疆。苟能制侵陵，豈在多殺傷。

單于寇我壘（二），百里風塵昏！雄劍四五動，彼軍爲我奔；虜其名王歸，繫頸授轅門。潛身備行列，一勝何足論。

後出塞

杜甫

男兒生世間，及壯當封侯。戰伐有功業，焉能守舊邱？召募赴瀾門，軍動不可留。千金買馬鞍，百金裝刀頭。閭里送我行，親戚擁道周。斑白居上列，酒酣進庶羞。少年別有贈，含笑看吳鉤。

朝進東門營，暮上河陽橋（三）。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平沙列萬幕，部伍各見招。中天懸明月，令嚴夜寂寥。悲笳數聲動，壯士慘不驕。借問大將誰，恐是霍嫖姚（四）。

解題

杜甫字子美，先本襄陽人，後徙居河南鞏縣，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（七一二）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（七七〇），居杜陵，自稱杜陵布衣，又稱少陵野老，天寶末，獻三大禮賦，授京兆府兵曹參軍。安祿山反，玄宗入蜀，肅宗立，甫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，後流落劍南，依嚴武，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，甫於成都浣花里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嘯咏，蕩無拘檢，武死，乃游東蜀，依高適，既至而高適卒，蜀中大亂，寓居未幾，一夕大醉卒。甫博極羣書，善爲詩歌，與李白齊名。生當亂離，造次不忘君國，對於民生疾苦，尤能殫力描述，寫實傾向，至爲顯著，後人稱爲詩史，推作唐代詩人之冠，元稹謂：「詩人已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」著有文集六十卷，小集六卷。

前出塞，爲徵秦隴兵赴交河而作，原爲九首，茲選四首；後出塞，爲徵東都兵赴蘄門而作，原爲五首，茲選二首。取其詞氣發皇，人民勇於赴公家之急難，以捍衛其邦國焉。

注釋

(一)麒麟閣，漢武帝時建，宣帝圖功臣於閣中，自霍光以下凡十一人。(二)單于，匈奴天子之號，開元二十二年(七三四)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，張守珪使人誘殺其王屈刺及其大臣可突干，傳首東都，天寶初，王忠嗣北伐實突厥，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攻殺烏蘇米施可汗，傳首京師。(三)河陽橋在今河南孟縣當平津，爲晉杜預所建。(四)霍去病，漢武帝時，因破匈奴功，官至驃騎大將軍。

木蘭詩

唧唧復唧唧，(一)木蘭當戶織。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歎息。『問女何所思，問女何所憶？』『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昨夜見軍帖(二)。可汗(三)大點兵，軍書十二卷，卷卷有爺名。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，願

爲市鞍馬，從此替爺征。』

『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韉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旦（四）辭爺孃去。暮宿黃河（五）邊，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。旦辭黃河去，暮宿黑水頭（六），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燕山（七）胡騎聲噉啾。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，朔氣傳金柝（八），寒光照鐵衣。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歸來見天子，天子坐明堂，策勳十二轉（九），賞賜百千強。可汗問所欲。木蘭不願尙書郎，願借明駝千里足（十），送兒還故鄉。』

『爺孃聞女來，出郭相扶將。阿姊聞妹來，當戶理紅妝。小弟聞姊來，磨刀霍霍向豬羊。開我東閣門，坐我西閣牀。脫我戰時袍，著我舊時裳，當窗理雲鬢，對（十一）鏡帖花黃（十二），出門看火伴，火伴皆（十三）驚惶：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蘭是女郎。——雄兔脚撲朔（十四），雌兔眼迷離

(十五)兩(十六)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。』

解題

木蘭辭作者，前人異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當難確指；至於寫作此詩之時代，則以張爲騏在木蘭詩時代辨疑一文中定爲北朝（公元四九四——五五六）之作品較當。（見國學月報二卷四號）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亦指爲北方平民文學之最大傑作。

本篇爲敘述木蘭化裝男子代父從軍之經過，或當時確有其人其事，亦未可知。觀於中國過去一般女性閨中深鎖，以柔弱退抑爲美德，馴至社會國家方面，遂無置喙參預之餘地，女權低落，實無足怪。木蘭以一女子而竟能發憤爲雄，成此偉績，可爲中國女界吐氣揚眉之一快事；然其出發點，則爲天性純孝，故不憚艱險毅然而出此也。

注釋

(一)唧唧 蟲聲。首句一作『促織何唧唧。』(二)軍帖 徵兵之文書也。(三)可汗

乃北狄君主之稱。北魏拓跋氏爲鮮卑族，故有是稱。(四)且 一本作朝。(五)黃河
乃指甘肅靈夏一帶之黃河而言。(六)黑水 乃指甘肅安西州之黑水而言。(七)燕山
卽今外蒙古之燕然山。(八)金柝 番兵稱刁斗曰金柝。係銅製。似釜。有三足及柄，能
容一升，軍士盡用以炊飲食，夕擊以守夜。(九)策勳十二轉 策，竹簡也。勳，功也。
古者有功，則書於簡，故曰策勳。十二轉者，謂書功十二次也。(十)願借明駝千里足
此句據段成式西陽雜俎錄。樂府詩集作：『願馳千里足。』(十一)對 一作『挂。』
(十二)花黃 當時婦女之妝飾，額上塗黃色，面上貼花子。(十三)皆 一作『始。』
(十四)撲朔 跳躍貌。(十五)迷離 不明貌。(十六)兩 一作『雙。』

祖逖傳

晉書

祖逖，字士稚，范陽(二)人。性豁蕩，輕財好俠，慷慨有節尚。每至

田舍，輒散穀帛以贖貧乏，鄉黨宗族，以是重之。年二十四，僑居陽平（二），與劉琨（三）俱爲主簿（四）。二人並有英氣，情好綢繆，共室同寢。每語世事，輒中宵起坐，語琨曰：『若四海鼎沸，豪傑並起，吾與足下，當相避於中原耳。』平旦，聞雞鳴，促琨覺曰：『此非惡聲也。』因共起舞。

及京師（五）大亂，逖率親黨百餘家，避地淮泗（六），以所乘車馬，載同行老疾，躬自徒步，藥物衣糧，與衆共之；是以少長咸宗之，推爲行主（七）；達泗口（八）。尋元帝（九）聞逖有匡世才，徵爲軍諮祭酒（十），居丹徒之京口（十一）。

逖以社稷傾覆，常懷振復之志，而帝方拓定江南，未遑北伐。逖說帝發威命將，以雪國恥，帝從之。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（十二），給千人

，不給鎧仗，使自製備。逖仍將流徙部曲（十三）百餘家渡江，中流擊楫而誓曰：『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！』辭色壯烈，衆皆慨歎。屯於江陰，起冶鑄兵器，招募士卒，得二千餘人而後進。所向克復，黃河以南，盡爲晉土。

逖居官剋己務施，不畜資產，勸督農桑，子弟皆耕耘樵薪。又收葬枯骨，爲之祭醮（十四），百姓皆感悅。嘗置酒大會，席半，耆老感極流涕曰：『吾等老矣，更得父母，死將何恨！』乃歌曰：『幸哉遺黎免俘虜，三辰（十五）既朗遇慈父，玄酒（十六）忘勞甘瓠脯，何以詠恩歌且舞。』其得人心如此。

逖將興師越河，掃清冀朔（十七）；會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（十八），慮有內難，大功不遂，憂憤發病。病篤，逖歎曰：『方欲平河北，而天遽殺

我，此乃不祜國也！遂卒。

解題

祖逖生於晉武帝太始二年（二六六），卒於晉元帝太興四年（三二一）。逖生當五胡亂華之際，中原盡淪腥羶之族，漢族僅保有東南半壁，局勢亦至危殆。聞雞起舞，中流擊楫，逖頗有志於匡復。出師未捷，查志以終，當有遺憾焉。晉書，爲唐太宗貞觀中敕房玄齡等撰。共爲紀十，志二十，列傳七十。修史出自衆手，自晉書始。此篇就晉書祖逖傳稍加節改而成。

注釋

（一）范陽 晉地名，在今河北定興縣。（二）陽平 晉地名，在今河北大名縣。（三）劉琨 晉魏昌人，字越石。惠帝時以功封廣武侯，愍帝時拜都督，元帝時爲太尉。琨忠於晉室，功業巍然。（四）主簿 官名，管理文書簿籍，乃掾史之領袖。（五）京師 指西晉都城洛陽。（六）淮泗 淮，古泗水之一，源出河南桐柏山，本經安徽江蘇北部而東入黃

海。自宋仁宗時，黃河南徙，淮水自由入海之孔道，奪於黃河者六百餘年。迨河徙而北，淮水下遊遂淤塞，歸海路絕，而灌於江蘇之洪澤湖。泗，水名，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，本會於淮水。自黃河奪淮後，其故道自徐州以南，悉爲黃河所占，迨黃河北徙，其下遊亦遂淤塞。淮泗，言淮泗之間地。(七)行主 謂主持行旅中一切之人也。(八)泗口 地名，本泗水入淮之口，在今江蘇銅山縣境。(九)元帝 名容，晉宣帝司馬懿子鄆，郗武王仙之曾孫。西晉惠帝時，有宗室八王之亂，五胡乘機而起，匈奴劉聰屢犯晉，先後虜懷隱二帝而殺之。時容鎮建業(後改建康)，聞愍帝遇害，遂卽帝位，偏安江左，是爲東晉。

(十)軍諮祭酒 官名。(十一)京口 地名，今江蘇丹徒縣治，以京峴山得名；或謂涼江之口也。(十二)刺史 官名。漢武帝始置刺史十三人，督察郡國；刺者謂刺取不法，史者使也。魏晉時於重要之州以都督兼領刺史，其權甚重，猶後世之總督巡撫。(十三)部曲 謂行伍也。漢書百官志云：『將軍、領軍，皆有部曲，大將軍營五部，部有校尉一

人；部下有曲，曲有軍候一人。」（十四）釀，以酒釀地也。（十五）三辰，謂日月星。

（十六）玄酒，水也。禮：『玄酒在室。』太古無酒，以水當酒。（十七）冀朔，指古冀

州之地，今河北省。（十八）王敦與劉隗構隙，王敦，晉臨沂人；劉隗，晉彭城人。王敦

欲專制朝廷，元帝畏而惡之，引劉隗等爲心膂，二人遂構嫌隙，敦卒以討隗爲名而作亂。

謝玄淝水破秦之戰

資治通鑑

晉太元（一）八年，七月，秦王堅（二）下詔大舉入寇：『民每十丁遣一兵；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』又曰：『其以司馬昌明（三）爲尙書左僕射，謝安爲吏部尙書，桓冲爲侍中，勢還不遠，可先爲起第』。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。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。

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，獨慕容垂（四），姚萇（五）及良家子勸之。陽平

公融（六）言於堅曰：『鮮卑羌虜（七），我之仇讎，常思風塵之變，以逞其志。所陳策畫，何可從也？良家少年，皆富饒子弟，不閑軍旅，苟爲詔諛之言，以會陛下之意。今陛下信而用之，輕舉大事。臣恐功旣不成，仍有後患，悔無及也。』堅不聽。

八月，戊午，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；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，督益梁州諸軍事，堅謂萇曰：『昔朕以龍驤建業（八），未嘗輕以授人，卿其勉之！』左將軍竇衝曰：『王者無戲言，此不祥之徵也。』堅默然。慕容楷，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：『主上驕矜已甚，叔父建中興之業，在此行也。』垂曰：『然，非汝誰與成之。』

甲子，堅發長安，戎卒六十餘萬，騎二十七萬，旗鼓相望，前後千里。九月，堅至項城（九）。涼州（十）之兵始達咸陽，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，

幽冀之兵至於彭城（十一）：東西萬里，水陸齊進，運漕萬艘。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，先至潁口（十二）。詔以尙書僕射謝石（十三）爲征虜將軍，征討大都督，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（十四）爲前鋒都督，與輔國將軍謝琰（十五）西中郎將桓伊（十六）等衆共八萬拒之。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（十七）。琰，安之子也。

是時秦兵既盛，都下震恐。謝玄入，問計於謝安。安夷然答曰：「已別有旨。」既而寂然。玄不敢復言。乃令張玄重請。安遂命駕出遊山墅；親朋畢集，與玄圍棋賭墅。安棋常劣於玄，是日玄懼，便爲敵手，而又不勝。安遂游陟，至夜乃還。

桓冲深以根本爲憂，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。謝安固卻之曰：「朝廷處分已定，兵甲無闕；西藩宜留以爲防。」冲對佐吏歎曰：「謝安石有廟堂

之量，不閑將略。今大敵垂至，方游談不暇，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；衆又寡弱，天下事已可知。吾其左衽矣（十八）！」

冬十月，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。癸酉，克之，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。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。慕容垂拔鄭城（十九）。胡彬聞壽陽陷，退保硤石（二十），融進攻之。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（廿一），柵淮以遏東兵。謝石，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，憚成不敢進。胡彬糧盡，潛遣使告石等曰：「今賊盛糧盡，恐不復見大軍。」秦人獲之，送於陽平公融。融使秦馳白王堅曰：「賊少易擒，但恐逃去，宜速赴之。」堅乃留大軍於項城，引輕騎八千，兼道就融於壽陽。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，以爲彊弱異勢，不如速降。序私謂石等曰：「若秦萬百之衆盡至，誠難與爲敵。今乘諸軍未集，宜速擊之。若敗其前鋒，則彼已奪氣，可遂破也。」

。』石聞堅在壽陽，甚懼，欲不戰以老秦師。謝琰勸石從序言。

十一月，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。未至十里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。牢之直前渡水擊成，大破之，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，又分兵斷其歸津。秦步騎崩潰，爭赴淮水，士卒死者萬五千人。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，盡收其器械軍實。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。

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，見晉兵部陳嚴整；又望八公山（廿二）上草木，皆以爲晉兵。顧謂融曰：『此亦勁敵，何謂弱也？』憮然始有懼色。

秦兵逼淝水而陳，晉兵不得渡。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：『君懸軍深入，而置陳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計，非欲速戰者也。若移陳少卻，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，不亦善乎？』秦諸將皆曰：『我衆彼寡，不如遏之使不得上

，可以萬全。』堅曰：『但引兵少卻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鐵騎蹙而殺之，蔑不勝矣。融亦以爲然，遂麾兵使卻。秦兵遂退，不可復止。謝玄，謝琰，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。融馳騎略陳，欲以帥退者。馬倒，爲晉兵所殺。秦兵遂潰。玄等乘勝追擊，至於青岡。秦兵大敗（廿三），自相蹈藉而死者，蔽野塞川。其走者聞風聲鶴唳，皆以爲晉兵且至，晝夜不敢息。草行露宿，重以飢凍，死者什七八。』

初，秦兵少卻，朱序在陳後呼曰：『秦兵敗矣！』衆遂大奔。序因與張天錫，徐元喜皆來奔，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。復取壽陽，執其淮南太守郭褒。堅中流矢，單騎走至淮北，飢甚。民有進壺殮豚脾者，堅食之，賜帛十匹，綿十斤。辭曰：『陛下厭苦安樂，自取危困。臣爲陛下子，陛下爲臣父，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？』弗顧而去。堅謂張夫人曰：『我今復

何面目治天下乎！」潸然流涕。

是時諸軍皆潰，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。堅以千餘騎赴之。世子寶言於垂曰：「家國傾覆，天命人心皆歸至尊。但時運未至，故晦迹自藏耳。今秦主兵敗，委身於我，是天借之便，以復燕祚，此時不可失也。願不以意氣微恩，忘社稷之重。」垂曰：「汝言是也。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，若之何害之？天苟棄之，不患不仁。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，徐俟其釁而圖之：既不負宿心，且可以義取天下。」奮威將軍慕容德曰：「秦彊而并燕，秦弱而圖之，此謂報仇雪恥，非負宿心也。兄奈何得而不取，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？」垂曰：「吾昔爲太傅所不容，置身無所，逃死於秦（廿四）。秦主以國士遇我，恩禮備至。後復爲王猛所賣，無以自明，秦主獨能明之。此恩何可忘也？若氐運必窮，吾當懷集關東，以復先業耳。關西會非

吾有也。』冠軍行參軍趙秋曰：『明公當紹復燕祚，著於圖讖（廿五）。今天時已至，尙復何待？若殺秦主，據鄴都（廿六），鼓行而西，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。』垂親黨多勸垂殺堅，垂皆不從；悉以兵授堅。平南將軍慕容暉（廿七）屯鄴城，聞堅敗，棄其衆遁去，至滎陽（廿八）。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，暉不從。

謝安得驛書，知秦兵已敗。時方與客圍棋，攝書置牀上，了無喜色，圍棋如故。客問之，徐答曰：『小兒輩遂已破賊。』既罷，還內過戶限，不覺屐齒之折（廿九）。丁亥，謝石等歸建康（三十）。得秦樂工，能習舊聲，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。乙未，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，朱序爲琅邪內史。

資治通鑑，宋司馬光等奉敕撰。全書凡二百九十四卷，上起戰國，下迄五代，按年紀事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光自奉敕撰述，凡越十九年而成書。（一〇六五——一〇八五）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，採用新書至三百二十二種。助其事者；前後漢，龐參，龐參，三國，南北，朝，龐參，唐，五代，龐參，禹，皆一時名士。元胡三省爲之音注。

○司馬光字君實，陝州，夏縣人。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（一〇一九），卒於哲宗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）。神宗時，爲御史中丞，因議王安石新法，不合，去。哲宗初，起爲門下侍郎，拜尙書僕射，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，在相位八月，卒。贈太師溫國公，諡文正。因居涑水鄉，世稱涑水先生。著述有易說書儀，切韻指掌圖，通鑑釋例，稽古錄，家範，潛虛，微言，涑水紀聞等，以資治通鑑爲最。

涑水源出安徽，合淝縣，紫蓬山北，分爲二，一東流入巢湖，一流至壽州入淮，扼江淮之衝，爲當時南北兩民族爭衡樞紐。苻堅南侵，兵號百萬，投鞭斷流，虛聲恫嚇，假使無謝玄，淝水

水一役，則江東早陸沉於氐族矣。此役有關於漢民族之消長，其重要從可知也。

注釋

- (一)太元，爲東晉孝武帝年號，太元八年，爲公元三八三年。(二)秦王堅，苻堅也。其先略陽氐人，祖父洪始稱王，至堅稱大秦天王。(三)卽東晉孝武帝也。(四)慕容垂，燕主皝子，仕燕主皝爲大將軍，被讒奔秦，堅命爲冠軍將軍，封益都侯。(五)姚萇，兄襄與苻堅戰，兵敗被殺。萇以諸弟降秦，苻堅拜爲揚武將軍，封益都侯。(六)陽平公融，堅之季弟，陽平今山東莘縣。(七)慕容垂，爲鮮卑族；姚萇爲羌族；其國皆爲秦所滅。
- 。(八)堅得秦國，時爲龍驤將軍。(九)項城，今河南項城縣。(十)涼州，今甘肅武威一帶。(十一)彭城，今江蘇銅山縣。(十二)潁口，潁水入淮之口也，在今安徽潁上縣西北，(十三)謝石，安之弟，字石奴，初拜秘書郎，累遷尙書僕射，以破秦功，封南昌郡公，卒謚襄。(十四)謝玄，安兄奕子，有經國才，屢徵不起。苻堅數入寇，詔求文

武良將足以鎮禦北方者，安以玄應舉，以破秦功，封康樂縣公，卒諡獻武。(十五)謝琰安子，字璦度，弱冠以貞幹稱，累官散騎常侍，侍中，以破秦功，封望蔡公，諡忠肅。

(十六)桓伊，字叔夏，有武幹，歷淮南太守，豫州刺史，以破秦功，進右將軍，封永嘉縣侯，卒諡烈。(十七)壽陽，今安徽壽縣。(十八)左衽，謂衣前幅掩相左也，夷狄服皆

左衽。論語憲問：『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』(十九)鄖城，即今湖北鄖縣。(二

十)破石，杜佑曰：『破石今汝陰郡下蔡縣。』按即今下蔡鎮，在今安徽壽縣與鳳臺縣之

間。(廿一)洛澗，在今安徽定遠縣壽縣間。(廿二)八公山，在今安徽鳳臺縣西北，淝

水之北，淮水之南。(廿三)青岡，長壽春縣三十里，今安徽壽縣界。(廿四)太傅，慕

容評也，唾在臍收管兵有功，評忌欲誅之，乃與其子冷寶奔秦。(廿五)圖讖，謂圖緯讖

錄占驗術數之書也，按即今之所謂預言。(廿六)鄴都，在今河南臨漳縣境。(廿七)慕

容暉，爲燕主僂子，僂死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建熙，在十一年，爲苻堅所敗，被執降秦，封

新興侯，及陲、冲、起兵，擘擬應之，事發被誅。（廿八）榮陽，今河南榮陽縣。

（九）屐，木屐也；齒，屐下所釘之木條；言其喜甚，踉蹌不成步也。（三十）建康，東晉

都城，即今南京。

徙戎論

江統

夫夷蠻戎狄，地在要荒（一），禹平九土，而西戎即弑（二），其性氣貪婪，凶悍不仁，四夷之中，戎狄爲甚，弱則畏服，疆則侵叛；當其強也，以漢高祖困於白登（三），孝文軍於霸上（四）；及其弱也，以元成之微，而單于入朝（五），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其待之有備，禦之有常，雖稽顙執贄，而邊城不弛固守，疆暴爲寇，而兵甲不加遠征；期令境內獲安，疆場不侵而已。

及至周室失統，諸侯專征，封疆不固，利害異心，戎狄乘間得入中國，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，自是四夷交侵，與中國錯居。及秦始皇并天下，兵威旁達，攘胡走越（六），當是時，中國無復四夷也。

漢建威（七）中，馬援領隴西太守（八），討叛羌，徙其餘種於關中，居馮翊河東空地（九），數歲之後，族類蕃息，既恃其肥疆，且苦漢人侵之；永初之元（十），羣羌叛亂，覆沒將守，屠破城邑，鄧騭敗北，侵入河內（十一），十年之中，夷夏俱敝，任尙馬賢，僅乃克之。自此之後，餘燼不盡，小有際會，輒復侵叛，中世之寇，惟此爲大。魏興之初，與蜀分隔，疆場之戎，一彼一此。

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（十二），欲以弱寇疆國，扞禦蜀虜，此蓋權宜之計，非萬世之利也；今者當之，已受其敝矣。夫關中土沃物豐，帝王所居

，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而因其衰敝，遷之畿服（十三），土庶翫習，侮其輕弱，使其怨恨之氣，毒於骨髓，至於蕃育衆盛，則坐生其心；以貪悍之性，挾憤怨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輒爲橫逆，而居封域之內，無障塞之隔，掩不備之人，收散野之積，故能爲禍滋蔓，暴害不測，此必然之勢，已驗之事也。當今之宜，宜及兵威方盛，衆事未罷，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（十四）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（十五），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（十六），出還隴右，著陰平武都之界（十七），廩其道路之糧，令足自致，各附本種，反其舊土，使屬國撫夷，就安集之，戎晉不雜，竝得其所；縱有猾夏之心，風塵之警，則絕遠中國，隔關山河，雖有寇暴，所患不廣矣。

難者曰：『氐寇新平，關中饑疫，百姓愁苦，咸望寧息，而欲使疲悴

之衆，徒自猜之寇，恐勢盡力屈，緒業不卒，前害未及弭，而後變復橫生矣。』答曰：『子以今者羣臣爲尙挾餘資，悔惡反善，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？將勢窮道盡，智力俱困，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？』曰：『無有餘力，勢窮道盡故也。』『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，而令其進退由己矣。夫樂其業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無選志，方其自疑危懼，畏怖促遽，故可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無違也，迨其死亡流散，離邊未鳩（十八），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，故可遷遷遠處，令其心不懷土也。夫聖賢之謀事也，爲之於無有，治之於未亂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顯而成；其次則能轉禍爲福，因敗爲功，值困必濟，遇否能通，今子遭敵事之終，而不圖更制之始，愛易轍之勤，而遵覆車之軌，何哉？』

且關中之人，百餘萬口，率其多少，戎狄居半，處之與遷，必須口實

(十九)，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，故當傾關中之穀，以全其生生之計，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；我今遷之，傳食而至（二十），附其種族，自使相贍，而秦地之人，得其半穀，此爲濟行以廩糧，遺居者以積倉，寬關中之逼，去盜賊之原，除旦夕之損，建終年之益；若憚整舉之小勞，而忘永逸之弘策，惜日月之煩苦，而遺累世之寇敵，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。

并州之胡，本實匈奴，桀惡之寇也，建安中，使右賢王去卑誘執呼廚泉，聽其部落散居六郡（廿一），咸熙之際（廿二），以一部太彊，分爲三率，秦始之初（廿三），又增爲四，於是劉猛內叛，連結外虜（廿三），近者鄙散之變，發於穀遠（廿四）；今五部之衆，戶至數萬，人口之盛，過於西戎，其天性驍勇，弓馬便利，倍於氐羌，若有不虞，風塵之慮，則并州之域

，可爲寒心。正始中（廿五），母邱儉討句驪（廿六），徒其餘種於繁陽，始徙之時，戶落百數，子孫孳息，今以千計，數世之後，必至殷織，今百姓失職，猶或亡叛，犬馬肥充，則有噬齧，况於夷狄，能不爲變，但顧其微弱，勢力不逮耳。夫爲邦者，憂不在寡，而在不安，以四海之廣，士民之富，豈須夷虜在內，然後爲足哉，此等皆可申諭發遣，還其本域，慰彼羈旅懷土之思，釋我華夏纖介之憂；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，德施永世，於計爲長也。

解題

江統字應元，陳留圉人。生年不詳，卒於晉懷帝永嘉四年（三一〇）。靜默有遠志，時人爲之諺曰：『巍然稀言江應元。』仕山陰令，後爲東海王越別駕，永嘉四年，避難奔成臯，病卒。統所作賦頌表奏，皆傳於世。唐書經籍志著錄其文集十卷。

惠帝時，關隴唐爲氐寇所擾，統深維四夷亂華，宜杜其萌，著徙戎論上之，帝不能用，未及十年，五胡果亂華，晉室遂東，人服其先見，本篇爲歷史上重要文字，不可不察。

注釋

- (一)書禹貢：『五百里要服，五百里荒服。』要服去王畿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之地，要東以文教者也，荒服去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之地，五服之最遠者也。(二)九土，九洲也，西戎卽叙，見書禹貢。(三)白登，山名，在山西大同縣東，高祖征匈奴，匈奴圍之於白登，七日乃解。(四)霸上亦作灞上，在陝西長安縣東，文帝後六年，匈奴入雲中，以宗正劉禮爲將軍，次灞上。(五)元、成、漢元帝成帝。元帝竟甯元年，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，自言願墜漢氏以自親，帝以宮女王嬙妻之，匈奴自是世稱漢甥，不復寇邊。(六)秦始皇南取南越陸梁地，北伐匈奴，收河南之地。(七)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。(公元二六——五五)(八)馬援字文淵，茂陵人，征西羌南蠻，多立戰功，卒於軍。隴西，漢郡

，在今甘肅東部地。（九）馮翊，今陝西大荔縣；河東，在今山西境，黃河以東之地。

（十）永初，東漢安帝年號，（公元一〇七——一一九）（十一）河內，漢郡，今河南及河

之北皆是。（十二）武帝，晉武帝也，武都，漢縣，在今甘肅成縣西。氐，種族名，羌、樓

處 青海之地，氐在其東南，散居岷山附近至巴蜀間，秦川，今陝西甘肅地。（十三）畿服

，稱天子所都之地。（十四）北地，郡名，在今甘肅環縣東南；新平，郡名，今陝西郿縣

；安定郡名，今甘肅鎮原縣。（十五）先零讀如先連，羌族，今甘肅導河縣以西，至青海

之境，皆其地。罕并，羌之別種，漢滅此二族，以爲罕并縣，在今甘肅天水縣南境。析支

西 羌別種，今自青海大積石山至甘肅貴德縣皆其地。（十六）扶風，郡名，今陝西鳳翔縣

。始平，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，京兆，漢三輔之一，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。（十七）陰平

，漢縣，在今甘肅文縣西北。（十八）邊，與逖同，遠也。鳩，聚也。（十九）口實，口

中之食物也，見易頤卦。（二十）傳食謂輾轉受人之供養也。（廿一）六郡，太原、上

黨、西河、樂平、雁門、新興、也。（廿二）咸熙，魏元帝年號。（公元二六四——二六五）（廿三）秦始皇，晉武帝年號。（公元二四五——二七四）（廿四）秦始皇七年，單于劉猛叛屯孔邪城，武帝遣婁侯何楨討之，楨潛誘猛左部都督李恪殺猛，於是匈奴震服。（廿五）元康中，匈奴郝散攻上黨，殺長史，入守上郡，明年，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北狄漸盛，中原亂矣。殺遠，漢縣，故城在今山西沁源縣南。（廿六）正始，魏齊王年號。（公元二四〇——二四八）（廿七）毋讀如貫，魏聞喜人，字仲恭，累遷幽州刺史，討句驪破之。句驪，高句驪也。其先本漢縣，至今遼寧與京老城地。其土酋曰高句驪侯，後漢漸強，遂建王國，漢徙高句驪縣於瀋陽附近以避之。

出師表

諸葛亮

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（一）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（二）疲

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，亡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；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宏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

宮中府中（三），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（四）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（五）；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；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也。將軍向寵（六）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。是以衆議舉寵爲督（七）；愚以爲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也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

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（八）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（九）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，願陛下親之，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（十），苟全性命於亂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；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（十一）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（十二）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慮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；故五月渡瀘（十三），深入不毛，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帥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驂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（十四）；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

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咎，以章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咨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（十五）。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解題

諸葛亮，字孔明，蜀漢瑯琊都人。生於東漢靈帝光和四年（一八一），卒於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（二三四）。初隱南陽之隆中，劉備三顧其廬，始出。後佐劉備與東吳孫權合力敗曹操於赤壁，遂定荊襄，及取巴蜀，拜亮爲軍師將軍，備卽帝位，晉丞相，備死，受遺詔輔後主，封武鄉侯。建興二年春，亮率衆南征孟獲，其秋悉平。乃治戎講武，以候大舉。五年，率諸軍駐漢中，臨發，乃上此表。計先後六出祁山以伐魏，功未成而卒，謚曰忠武，著有諸葛武侯集。

武侯公忠體國，品格端純，爲三國人物中之最。此表亦可窺測其全人格之一斑。

注釋

- (一)中道崩殂 章武元年(二二一年)蜀主劉備卽位，稱昭烈帝，三年崩。(二)益州爲當時蜀之領土，卽今四川全省之地。(三)宮中 指天子之宮廷，府中，指大將軍府。
- (四)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 郭攸之，南陽人，費禕，江夏人，同爲侍中。董允，南郡人，爲黃門侍郎。
- (五)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先主立太子，禕與允俱爲舍人。(六)向寵 宜城人，先主時爲牙將，伐吳之役，全軍失敗，寵營獨完。(七)舉隴爲督 時隴爲中都督，典宿衛兵。(八)桓靈 後漢桓帝靈帝，俱爲昏庸之主。(九)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侍中指郭攸之、費禕，尚書指陳震，長史指張裔，參軍指蔣琬。(十)南陽 漢郡今河南南陽縣，湖北襄陽縣等地。(十一)奉命於危難之間 建安十二年，先主敗於當陽，走至夏口，遣亮求救於孫權。(十二)臨崩寄臣以大事 先主病篤，託孤於丞相亮。(十三)瀘

水名，在今四川瀘定縣。其地時爲南蠻孟獲所據。建興三年，亮南征孟獲，收服之。

(十四) 舊都 指洛陽。(十五) 先帝遺詔 先主遺詔有云：「勉之勉之，勿以惡小而爲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爲；惟賢惟德，能服於人。」

班超傳

范曄

班超字仲升，扶風平陵(一)人，徐令彪之少子(二)也。爲人有志，不修細節。然內孝謹，居家常執勤苦，不恥勞辱。有口辯，而涉獵書傳。永平(三)五年，兄固被召詣校書郎，超與母隨至洛陽。家貧，常爲官傭書以供養。久勞苦，嘗輟業投筆歎曰：「大丈夫無他志略，猶當效傅介子(四)張騫(五)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研間乎！」左右皆笑之。超曰：「小子安知壯士志哉！」其後行詣相者，曰：「祭酒(六)布衣諸生耳，

而當封侯萬里之外。』超問其狀。相者指曰：『生燕頰虎頸，飛而食肉，此萬里侯相也。』久之，顯宗（七）問固，『卿弟安在？』固對：『爲官寫書受直，以養老母。』帝乃除超爲蘭臺（八）令史。後坐事免官。

十六年，奉車都尉竇固（九）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，將兵別擊伊吾，（十）戰於蒲類海（十一），多斬首虜而還。固以爲能，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。超到鄯善（十二），鄯善王廣，奉超禮敬甚備。後忽更疏懈。超謂其官屬曰：『寧覺廣禮意薄乎？此必有北虜（十三）使來，狐疑未知所從故也。』明者睹未萌，况已著邪！』乃召侍胡詐之曰：『匈奴使來數日，今安在乎？』侍胡惶恐，具服其狀。超乃閉侍胡，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，與共飲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『卿曹與我俱在絕域，欲立大功以求富貴。今虜使到裁數日，而王廣禮敬即廢。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，骸骨長爲豺狼食矣。』

爲之奈何？」官屬皆曰：「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從司馬。」超曰：「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當今之計，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，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盡也。滅此虜，則鄴善破膽，功成事立矣。」衆曰：「當與從事議之。」超怒曰：「吉凶決於今日。從事文俗吏，聞此必恐，而謀泄，死無所名，非壯士也。」衆曰：「善。」初夜，遂將吏士往奔虜營。會天大風，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。約曰：「見火然，皆當鳴鼓大呼。」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。超乃順風縱火，前後鼓噪，虜衆驚亂。超手格殺三人，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，餘衆百許人悉燒死。明日，乃還告郭恂。恂大驚，既而色動（十四）。超知其意，舉手曰：「據雖不行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！」恂乃悅。超於是召鄴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，一國震怖。超曉告撫慰，遂納子爲質。

還，奏於竇固。固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并求更選使使西域。帝壯超節，詔固曰：『吏如班超，何故不遣，而更選乎？今以超爲軍司馬，令遂前功。』超復受使，固欲益其兵。超曰：『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。如有不虞，多益爲累。』是時于賓王（十五）廣德新攻破莎車（十六），遂雄張南道，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。超既西，先至于賓。廣德禮意甚疏。且其俗信巫；巫言，『神怒，何故欲向漢？漢使有騮馬（十七），急求取以祠我。』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。超密知其狀，報許之，而令巫自來取馬。有頃，巫至，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，因辭讓之。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，大惶恐，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。超重賜其王以下，因鎮撫焉。

時龜茲（十八）王建爲匈奴所立，倚恃虜威，據有北道，攻破疏勒（十九），殺其王，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。明年春，超從間道至疏勒，去

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。敕慮曰：『兜題本非疏勒種，國人必不用命。若不卽降，便可執之。』慮旣到，兜題見慮輕弱，殊無降意。慮因其無備，遂前劫縛兜題。左右出其不意，皆驚懼奔走。慮馳報超，超卽赴之，悉召疏勒將吏，說以龜茲無道之狀。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。國人大悅。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，超不聽，欲示以威信，釋而遣之。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。

十八年，帝崩。焉耆（二十）以中國大喪，遂攻沒都護陳睦。超孤立無援，而龜茲姑墨（廿一），數發兵攻疏勒。超守槃橐城，與忠爲首尾。士吏單少，拒守歲餘。肅宗（廿二）初卽位，以陳睦新沒，恐超單危不能自立，下詔徵超，超發還，疏勒舉國憂恐。其都尉黎弇曰：『漢使棄我，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。誠不忍見漢使去。』因以刀自剄。超還至于寘，王侯以下

皆號泣，曰：『依漢使如父母，誠不可去。』互抱超馬脚不得行。超恐于
寘終不聽其東，又欲遂本志，乃更還疏勒，疏勒兩城自超去後，復降龜茲
，而與尉頭（廿三）連兵。超捕斬反者，擊破尉頭，殺六百餘人，疏勒復安
。建初三年（廿四），超率疏勒康居（廿五）于寘拘彌（廿六）兵一萬人，攻姑
墨石城，破之，斬首七百級。

超欲因此匡平諸國，乃上疏請兵，曰：『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，故北
擊匈奴，西使外國。鄯善于寘，即時向化。今拘彌，莎車，疏勒，月氏（
廿七）烏孫（廿八），康居，復願歸附，欲共并力破滅龜茲，平通漢道。若得
龜茲，則西域未服者，百分之一耳。臣伏自惟念，卒伍小吏，實願從谷吉
（廿九）效命絕域，庶幾張騫棄身曠野。昔魏絳（三十）列國大夫，尙能和轉
諸戎；况臣奉大漢之威，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！前世議者皆曰，取三十六

國(卅一)號爲斷匈奴右臂。今西域諸國，自日之所入，莫不向化，大小欣欣，貢奉不絕。唯焉耆龜茲，獨未服從。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，奉使絕域，備遭艱厄。自孤守疏勒，於今五載，胡夷情數，臣頗識之。聞其城郭小大，皆言倚漢與依天等。以是效之，則蔥領(卅二)可通；蔥領通，則龜茲可伐。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，以步騎數百送之，與諸國連兵。歲月之間，龜茲可禽。以夷狄攻夷狄，計之善者也。臣見莎車疏勒，田地肥廣，草木饒衍，不比敦煌(卅三)鄯善間也。兵可不費中國，而糧食自足。且姑墨溫宿(卅四)二王，特爲龜茲所置；既非其種，更相厭苦，其勢必有降反。若二國來降，則龜茲自破。願下臣章參考行事，誠有萬分，死復何恨。臣超區區，特蒙神靈，竊冀未便僂仆，自見西域平定，陛下舉萬年之觴，薦勳祖廟，布大喜於天下。』

書奏，帝知其功可成，議欲給兵。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，上疏願奮身佐超。五年，遂以幹爲假司馬，將弛刑（卅五）及義從（卅六）千人就超。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，遂降於龜茲，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。會徐幹適至，超遂與幹擊番辰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，多獲生口。超旣破番辰，欲進攻龜茲，以烏孫兵彊，宜因其力。乃上言：『烏孫大國，控弦十萬，故武帝妻以公主。至孝宣皇帝，卒得其用。今可遣使招慰，與共合力。』帝納之。八年，拜超爲將兵長史，鼓吹幢假麾，以徐幹爲軍司馬。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，賜大小昆彌（卅七），以下錦帛。李邑始到于賓，而龜茲攻疏勒，恐懼不敢前。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盛毀超擁愛妻，抱愛子，安樂外國，無內顧心。超聞之，歎曰：『身非曾參，而有三至之讒（卅八），恐見疑於當時矣。』遂去其妻。帝知超忠，乃切責李邑曰：『

縱超擁愛妻，抱愛子，思歸之士千餘人，何能盡與超同心乎？』令邑詣超受節度。詔超：『若邑任在外者，便留與從事。』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。徐幹謂超曰：『邑前親毀君，若敗西域。今何不緣詔書留之，更遣他吏送侍子乎？』超曰：『是何言之陋也！以邑毀超故，今遣之。內省不疚，何卹人言。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』

明年，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，將兵八百詣超。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。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，啖以重利。忠遂反，從之，西保烏卽城（卅九）。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，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。積半歲，而康居遣精兵救之，超不能下。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，相親，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，令曉示康居王。康居王乃罷兵，執忠以歸其國，烏卽城遂降於超。後三年，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（四十），密與龜茲謀，遣使詐

降於超。超內知其姦，而外僞許之。忠大喜，即從輕騎詣超。超密勒兵待之，爲供張設樂。酒行，乃叱吏縛忠，斬之，因擊破其衆，殺七百餘人。南道於是遂通。

明年，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，復擊莎車；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，姑墨，尉頭合五萬人救之。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其計莫若各散去；于寘從是而東，長史亦於此西歸。可須夜鼓聲而發。」陰緩（四二）所得生口。龜茲王聞之，大喜，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，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。超知二虜已出，密召諸部勒兵，雞鳴，馳赴莎車營。胡大驚亂奔走，追斬五千餘級，大獲其馬畜財物。莎車遂降，龜茲等因各退散。自是威震西域。

初，月氏嘗助漢擊車師（四二）有功，是歲，貢奉珍寶符拔（四三）師子

，因求漢公主。超拒還其使，由是怨恨。永元（四四）二年，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。超衆少，皆大恐。超譬軍士曰：『月氏兵雖多，然數千里踰蔥嶺來，非有運輸，何足憂邪！但當收穀堅守，彼飢窮自降，不過數十日決矣。』謝遂前攻超！不下；又鈔掠無所得。超度其糧將盡，必從龜茲求救，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，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，超伏兵遮擊，盡殺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謝。謝大驚，即遣使請罪，願得生歸。超縱遣之。月氏由是大震，歲奉貢獻。

明年，龜茲姑墨溫宿皆降。乃以超爲都護，徐幹爲長史。拜白霸爲龜茲王，遣司馬姚光送之。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，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。超居龜茲它乾城（四六），徐幹屯疏勒。西域唯焉耆，危須（四六），尉犁（四七）以前沒都護，懷二心；其餘悉定。

六年秋，超遂發龜茲，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，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。兵到尉犁界，而遣曉說焉耆，尉犁，危須曰：「都護來者，欲鎮撫三國。卽欲改過向善，宜遣大人來迎，當賞賜王侯已下，事畢卽還。今賜王綵五百匹」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鞞支奉牛酒迎超。超詰鞞支曰：「汝雖匈奴侍子，而今秉國之權。都護自來，王不以時迎，皆汝罪也。」或謂超。可便殺之。超曰：「非汝所及。此人權重於王，今未入其國而殺之，遂令自疑，設備守險，豈得到其城下哉！」於是賜而遣之。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，奉獻珍物。焉耆國有葦橋之險，廣乃絕橋，不欲令漢軍入國。超更從它道厲度。七月晦，到焉耆，去城二十里，至營大澤中。廣出不意，大恐，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。焉耆左侯元孟，先嘗質京師，密遣使以事告超。超卽斬之，示不信用。乃期大會諸國王，因揚聲當重加賞賜。於

是焉者王廣，尉犂王汎，及北韃支等三十人，相率詣超。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，皆亡入海。而危須王亦不至。坐定，超怒詰廣曰：『危須王何故不到？腹久等何緣逃亡？』遂叱吏士收廣汎等，於陳睦故城斬之，傳首京師。因縱兵鈔掠，斬首五千餘級，獲生口萬五千人，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，更立元孟爲焉耆王。超留焉耆半歲，慰撫之，於是西域五十餘國，悉皆納質內屬焉。

明年，下詔曰：『往者匈奴獨擅西域，寇盜河西。永平之末，城門晝閉。先帝深愍邊氓嬰懼寇害，乃命將帥，擊右地（四八），破白山（四九），臨蒲類，取車師。城郭諸國，震懼響應。遂開西域，置都護。而焉耆王舜，舜子忠，獨謀悖逆，恃其險隘，覆沒都護，并及吏士。先帝重元元之命，憚兵役之興，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。超遂踰蔥嶺，迄縣度（五

十），出入二十二年，莫不賓從，改立其王而綏其人。不動中國，不煩戎士，得遠夷之和，同異俗之心，而致天誅，蠲宿恥，以報將士之讎。司馬法曰：「賞不踰月，」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。其封超爲定遠侯，邑千戶」。

超自以久在絕域，年老思土。十二年，上疏曰：「臣聞太公封齊，五世葬周（五一）。狐死首邱（五二），代馬依風（五三）。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，况於遠處絕域，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。蠻夷之俗，畏壯侮老。臣超犬馬齒殲，常恐年衰，奄忽僵仆，孤魂棄捐。昔蘇武留匈奴中，尙十九年，今臣幸得奉節，帶金銀（五四），護西域，如自以壽終屯部，誠無所恨，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。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（五五），但願生入玉門關。（五六）臣老病衰困，冒死瞽言。謹遣子勇獻物入塞，及臣生在，令勇

目見中土。』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，亦上書請超曰：『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，幸得以微功，特蒙重賞，爵列通侯，位二千石。天恩殊絕，誠非小臣所當被蒙。超之始出，志捐軀命，冀立微功，以自陳效。會陳睦之變，道路隔絕，超以一身，轉側絕域，曉譬諸國。因其兵衆，每有攻戰，輒爲先登，身被金夷，不避死亡。賴蒙陛下神靈，且得延命沙漠，至今積三十年。骨肉生離，不復相識，所與相隨時人士衆，皆已物故。超年最長，今且七十。衰老被病，頭髮無黑，兩手不仁，耳目不聰明，扶杖乃能行。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，迫於歲暮，犬馬齒索（五七）。蠻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且暮入地，久不見代，恐開姦宄之源，生逆亂之心。而卿大夫咸懷一切，莫肯遠慮。如有卒暴，超之氣力，不能從心，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，下棄忠臣竭力之用。誠可痛也！故超萬里歸誠，自陳苦急；延

頸踰望，三年於今，未蒙省錄。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，六十還之，亦有休息，不任職也。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，得萬國之歡心，不遺小國之臣。况超得備侯伯之位，故敢觸死爲超求哀，乞超餘年，一得生還，復見闕庭。使國永無勞遠之慮，西域無倉卒之憂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（五八），子方哀老之惠（五九）。詩云：「民亦勞止，汙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（六十）。」超有書與妾生訣，恐不復相見。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，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，誠可哀憐。如不蒙救護，超後有一旦之變，冀幸超家得蒙趙母（六一）衛姬（六三）先請之貸。妾愚慙不知大義，觸犯忌諱。』書奏，帝感其言，乃徵超還。超在西域三十一年，十四年，八月，至洛陽，拜爲射聲校尉。

超素有胸脅疾，既至，病遂加。帝遣中黃門問疾，賜醫藥。其九月，

卒，年七十一。朝廷感惜焉，使者弔祭，贈賻甚厚。子雄嗣。……………

解題

范曄字蔚宗，順陽山陰人。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（三九八），卒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（四四五）作後漢書。（其中八志三十卷爲晉司馬彪續漢書中原作）宋史及南史中均載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，自稱所著『後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，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，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。』又云『贊自是吾文之傑思，殆無一字空設，奇變不窮，同含異體。』其自負也如此。

班超傳爲後漢書中之一篇，敘述超經營西域，恩威並施，效績卓著之史實。其見解之深遠，魄力之雄偉，與手段之敏捷，千古殆無其匹焉。

注釋

（一）扶風，漢郡名。平陵，縣名，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。（二）徐，州名，今山東南

部，江蘇北部之地。彪字叔度，其長子卽史學家班固。(三)永平，漢明帝年號；永平五年，卽公元六二年。(四)傅介子，漢義渠人，昭帝時，嘗使西域，刺殺樓闐王，以其首詣闕，封義陽侯。(五)張騫，漢漢中人。嘗奉使通西域，經匈奴，被留十餘載，亡歸後，從衛青擊匈奴有功，封博望侯。(六)祭酒，古時一坐所尊，先用酒以祭，故稱一羣中領袖曰祭酒。(七)顯宗，卽明帝，名莊。(八)蘭臺，漢時藏秘書之宮觀。(九)竇固，字孟孫，平陵人，光武帝婿，襲父封顯親侯。(十)伊吾，匈奴地名，在今新疆哈密縣境。(十一)蒲類海，卽今新疆鎮西縣城西北之巴里坤湖，漢時屬蒲類國，唐人亦名婆悉海。(十二)鄯善，西域國名，卽西漢時之樓蘭，地在今新疆鄯善縣境。(十三)北虜，指匈奴。(十四)色勒者，蓋色超之獨建奇功。(十五)于闐，西域國名。地卽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。(十六)莎車，西域國名，卽今新疆莎車縣。(十七)驕馬，謂黃馬之黑蹄者。(十八)龜茲，西域國名，在今新疆庫車縣。(十九)疏勒，西域國名，卽今新疆喀什。

什噶爾，英吉莎爾兩地。(二十)焉耆，西域國名，即今新疆焉耆縣，土名哈喇沙爾。

(廿一)姑墨，西域國名，在溫宿之東，即今新疆拜城縣地。(廿二)肅宗，即章帝，名熈

。 (廿三)尉頭，西域國名，即今新疆烏什縣地。(廿四)建初，肅宗年號，建初三年，

即公元七八年。(廿五)康居，國名，領有今新疆北境及俄領中亞等地。在漢時不屬於都

護。(廿六)拘彌，西域國名，亦稱扞彌。在今新疆于闐縣克勤底雅以東。(廿七)月氏

，國名，不屬都護。其族先居今甘肅西境，被匈奴所破，西走至河母河，都河北，稱大月

氏，其留居故地者，稱小月氏。(廿八)烏孫，國名，不屬都護，在西域諸國之北，佔今

新疆伊犁河流域。(廿九)谷吉，漢長安人。當元帝時，遣送郅支單于之子，爲郅支所殺

。(三十)魏絳春秋時晉大夫。悼公嘗遣絳使與諸戎盟。(卅一)按漢時所稱三十六國，

皆在匈奴西，烏孫南。(卅二)蔥嶺爲亞洲山脊，東趨首入新疆。(卅三)敦煌，漢郡名

，即今甘肅敦煌縣。(卅四)溫宿，西域國名，即今新疆阿克蘇，溫宿等縣地。(卅五)

(卅六) 弛刑，謂解放囚犯，使充兵役。(卅七) 烏孫稱王爲昆彌，宣帝時，漢令立大小昆彌，以息其國內爭端。(卅八) 人有與會參同姓名者殺人，人告會子母，曰：『會參殺人。』母曰：『吾子不殺人。』織自若。有頃人又告，母尚織自若。頃一人又告之，母懼，投杼踰牆而走，見國策。(卅九) 烏即城，爲疏勒地。(四十) 損中，應作楨中，爲疏勒地。(四一) 陰緩，言俾爲解禁任其遁歸，使以此消息報龜茲。(四二) 車師，西域國名，分前後言：前王庭治交河城，即今新疆吐魯番縣西二十里之地；後王庭治務塗谷，即今新疆孚遠縣地。(四三) 後漢書曰：『符拔，獸名，形似驎而無角。』(四四) 永元，和帝年號，永元二年，即公元九〇年。(四五) 它乾城，龜藥地。(四六) 危須，西域國名，即今新疆焉耆縣地。(四七) 尉犁，西域國名，即今新疆尉犁縣北，庫爾勒城之東，羅布泊以北之地。(四八) 右地，謂要地也。(四九) 白山，即天山。(五十) 懸度，山名，甚險峻，須以繩索懸繩而過，故名。(五一) 禮記：『太

公封於誓丘，比及五世，皆反葬於周。』(五二)禮記：『狐死正首丘，仁也。』注：『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，雖狼狽而死，意猶嚮此丘。』今人謂返葬故鄉爲歸正首邱，本此。

(五三)代，郡名，在趙北。韓詩外傳：『代馬依北風，飛鳥揚故巢。』(五四)金銀，謂印也。金印紫綬，銀印青綬。(五五)酒泉，漢書注：『郡城有金泉，味如酒，故名。』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。(五六)玉門關，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，漢時爲通西域要道。(五七)昭，超之妹一名姬，字惠姬，適曹世叔壽。世叔亡，和帝召入宮，令皇后貴人師事之，號曹大家，作女誡七章。兄固著漢書未就死，詔昭就觀東藏書成之。(五八)大馬齒素，謂超之年壽將盡。(五九)周文王嘗出遊，見路中枯骨，使葬之，諸侯以其澤及枯骨，遂相率歸周。(六十)圜子方見魏文侯棄其老馬，以爲不仁，遂收養之。(六一)句見詩大雅民亦勞止篇。(六二)戰國趙將趙括母，知其子出兵必敗，先請於趙王，後果兵敗，得不坐。(六三)衛姬，春秋時衛國女，爲齊桓公姬，時桓公將

謀伐衛，因請免衛之師，公遂其計其不伐。

封燕然山銘

班固

惟永元（二）元年秋七月；有漢元舅日車騎將軍竇憲（二），寅亮聖皇，登翼王室，納於大麓（三），惟清緝熙（四）。乃與執金吾耿秉（五）述職巡禦，治兵於朔方（六），鷹揚之校，螭虎之士，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（七），驍騎十萬，元戎輕武，長轂四分，雷輜蔽路，萬有三千餘乘，勒以八陣（八），澄以威神，亢甲耀日，朱旗絳天。

遂凌高闕（九），下雞鹿（十），經磧鹵（十一），絕大漠（十二），斬溫禺以覺鼓（十三），血尸逐以染鏑（十四）；然後四校橫徂，星流彗掃，蕭條萬里，野無遺寇。於是域滅區殫，反旆而旋，考傳驗圖，窮覽其山，遂踰涿

邪（十五），跨安侯（十六），乘燕然，躡冒頓之區落（十七），焚老上之龍庭（十八），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，光祖宗之元靈，下以安固後嗣，恢拓境宇，振大漢之天聲，茲可謂一勞而久逸，暫費而永寧也。乃遂封山刊石，昭銘盛德。

其辭曰：

鑠（十九）王師兮征荒裔，勦凶虐兮截（二十）海外，覓其邈兮巨地界，封邱兮建隆嶠（廿一），熙帝載（廿二）兮振萬世。

解題

班固字孟堅，扶風安陵人（一作北地人），生於漢光武帝建武八年（三二），卒於和帝永元四年（九二）。明帝時爲郎，典校秘書，續成其父彪新著漢書，爲斷代史之首創。和帝初，竇憲征匈奴，以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。燕然山，即今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杭愛山，竇

德追北單于至此，刻石勒功，紀漢威德，令固作此銘。

注釋

(一)永元，東漢和帝年號。元年爲公元八九年。(二)竇憲，字伯度，平陵人，和帝母竇太后之兄，故稱之曰元舅。和帝卽位，年僅十歲，竇太后臨朝，以憲爲侍中，擊匈奴，大破之。族黨滿朝，帝長，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，逼令自殺。(三)納於大麓，書舜典語，謂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也。又，或曰麓者錄也。堯聚諸侯，命舜陟位居攝，致天下之事，使大錄之。(四)維清緝熙，詩周頌語。清，清明也，緝，續也，熙，明也。(五)耿秉，字伯初，茂陵人，與竇憲征北單于，封美陽侯。(六)朔方，漢郡，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。(七)南單于，時匈奴分爲南北，南單于屯屠河立，上言願發諸部胡會虜北，竇太后從之。東胡，種族名，在匈奴東，故名，今稱通古斯族。烏桓，部落名，東胡別種，漢初爲匈奴所滅，退保烏桓山，故以爲號。氐羌，皆西戎種族名。(八)八陣者，方陣，

圓陣，牝陣，牡陣，衝陣，輪陣，浮沮陣，雁行陣也。(九)高關，塞名，在陰山西，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外，騰格里湖之東北。(十)雞鹿，塞名，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北岸。(十一)磧鹵，謂沙石及鹹地也。(十二)大漠，即蒙古大沙漠也。(十三)匈奴大臣，有左右日逐王，左右溫禺鞮王。皆單于子第次第當爲單于者也。(十四)匈奴異姓大臣，有左右骨都侯，有左右尸逐骨都侯。(十五)涿邪，山名，在外蒙古西部。(十六)安侯，河名，在外蒙古。(十七)冒頓，讀如默突，頭曼單于之太子，殺頭曼自立。(十八)冒頓死，子稽粥，號曰老上單于。(十九)鑿，美也。(二十)截，整齊也。(廿一)蝸，與礪同，立石也。(廿二)書舜典：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。』，熙，廣也；載，事也。

張騫傳

班固

張騫漢中人也，建元(一)中爲郎。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，以其

頭爲飲器(二)，月氏遁而怨匈奴，無與共擊之，漢方欲事滅胡，聞此言，欲通使，道必更(三)匈奴中，迺募能使者，騫以郎應募，使月氏；與堂邑氏奴甘父(四)，俱出隴西徑匈奴，匈奴得之，傳詣單于，單于曰：「月氏在吾北，漢何以得往使，吾欲使越，漢肯聽我乎？」留騫十餘歲。予妻，有子，然騫持漢節不失，居匈奴西。

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，西走數十日，至大宛(五)，大宛聞漢之饒財，欲通不得，見騫，喜！問欲何之，騫曰：「爲漢使月氏，而爲匈奴所閉，道脫亡，唯王使人道送我，誠得至，反漢，漢之路遺王財物，不可勝言。」大宛以爲然。遣騫，爲發譯道抵康居，康居傳致大月氏。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，立其夫人爲王，旣臣大夏而君之，地肥饒，少寇，志安樂，又自以遠，遠漢，殊無報胡之心。

騫從月氏至大夏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領，留歲餘還，並南山，欲從羌中歸，復爲匈奴所得，留歲餘，單于死，國內亂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，俱亡歸漢，拜騫大中大夫。堂邑父爲奉使君。

騫爲人彊力，寬大信人，蠻夷愛之。堂邑父胡人，善射，窮急射禽獸給食。

初騫行時，百餘人，去十三歲，唯二人得還。騫身所至者，大宛大月氏大夏（六）康居，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，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。語皆在西域傳。騫曰：「臣在大夏時，見印竹杖蜀布，問安得此。大夏國人曰：『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。』身毒國在大夏東南，可數千里，其俗土著，與大夏同，而卑溼暑熱。其民乘象以戰，其國臨大水焉。以騫度之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。居西南。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，有蜀物。此其去蜀不

遠矣。今使大夏從羌中險。羌人惡之，少北，則爲匈奴所得。從蜀宜徑，又無寇。」

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，皆大國，多奇物土著，頗與中國同俗，而兵弱，貴漢財物，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，可以賂遺設利朝也，誠得而以義屬之，則廣地萬里，重九譯，致殊俗，威德徧於四海。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。迺令因蜀捷爲發間使，數道並出，出驪出荊出徒出犍出越（七）皆各行一二千里，其北方閉氐菀，南方閉嶠昆明（八），昆明之屬無君長，善寇盜，輒殺略漢使，終莫得通。然聞其西可千餘里，有乘象國，名滇，而蜀賈間出物（九）者或至焉，於是漢以求大夏道，始通滇國。初漢欲通南夷，費多，罷之。及騫言可以通大夏，迺復事西南夷。

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，知水草處，軍得以不乏，迺封騫爲博望侯

。是歲元朔六年也。後二年，濞爲衛尉，與李廣俱出右北平，擊匈奴，匈奴圍李將軍，軍失亡多，而濞後期，當斬，贖爲庶人，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，殺數萬人，至祁連山，其秋，渾邪王率衆降漢。而金城河西竝南山，至鹽澤，空無匈奴，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。後二年，漢擊走單于於幕北。天子數問濞大夏之屬，濞旣失俟，因曰：「臣居匈奴中，聞烏孫王號昆莫，昆莫父難兜靡，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，敦煌間小國也，大月氏攻殺難兜靡，奪其地，人民亡走匈奴。子昆莫新生，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，爲求食，還，見狼乳之，又烏銜肉翔其旁，以爲神，遂持歸匈奴。單于愛養之。及壯，以其父民衆與昆莫，使將兵，數有功。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。西擊塞王，塞王南走，遠徙，月氏居其地。昆莫旣健，自請單于，報父怨。遂西攻破大月氏，大月氏復西走，徙大夏地。昆莫略其衆，因留

居，兵稍彊。會單于死，不肯復朝事匈奴，匈奴遣兵擊之，不勝，益以爲神而遠之，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，蠻夷戀故地，又貪漢物，誠以此時厚賂烏孫，招以東居故地。漢遣公主爲夫人，結昆弟，其勢宜聽。則是斷匈奴右臂也。既連烏孫，自其西，大夏之屬，皆可招來，而爲外臣。」天子以爲然，拜騫爲中郎將。將三百人，馬各二匹，牛羊以萬數，齎金幣帛。直數千鉅萬，多持節副使，道可便遣之旁國。

騫既至烏孫，致賜諭指，未能得其決，語在西域傳，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。烏孫發譯道送騫，與烏孫使數十人，馬數十匹報謝，因令窺漢，知其廣大，騫還拜爲大行。歲餘，騫卒，後歲餘，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，皆頗與其人俱來，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。然騫鑿空（十），諸後使往者，皆稱「博望侯」以爲質（十一）於外國，外國由是信之。

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。初天子發書易（十二），曰：「神馬當從西北來。」得烏孫馬，好，名曰天馬，及得宛汗血馬，益壯。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，宛馬曰天馬云。而漢始築令居以西（十三），初置酒泉郡，以通西北國，因益發使抵安息、罽騫、鮮于支、身毒國（十四），而天子好宛馬，使者相望於道。一輩大者數百人，少者百餘人，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，其後益習而衰少焉。漢率一歲中，使者多者十餘，少者五六輩，遠者八九歲，近者數歲而反。

是時漢既滅越，獨所通西南夷皆震，請吏置牂柯、越嶲、益州、沈黎、文山郡，欲地接以前通大夏（十五），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，皆復閉昆明（十六），爲所殺奪幣物，於是漢發兵擊昆明，斬首數萬，後復遣使，竟不得通，語在西南夷傳。

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，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。求使，天子爲其絕遠，非人所樂聽其言，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，爲備衆遣之，以廣其道，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，及使失指，天子爲其習之，輒覆按致重罪（十七）。以激怒令贖（十八），復求使，使端無窮，而輕犯法，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，言大者予節，言小者爲副。故妄言無行之徒，皆爭相效，其使皆私縣官齎物（十九），欲賤市以私其利，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，度漢兵遠不能至，而禁其食物，以苦漢使，漢使乏絕，責怨，至相攻擊，樓蘭姑師小國，當空道，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。而匈奴奇兵，又時時遮擊之，使者爭言外國利害，皆有城邑，兵弱易擊，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（二十），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。胡皆去，明年擊破姑師，虜樓蘭王，酒泉列亭鄣至玉門（廿一）矣。而大宛諸國，發使隨漢使來。觀漢廣大，

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（廿二）獻於漢，天子大說，而漢使窮河源，其山多玉石采來（廿三），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。

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，迺悉從外國客，大都多人過之，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，以覽視（廿四）漢富厚焉。大角氐，出奇戲諸怪物，多聚觀者，行賞賜酒池肉林，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，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，及加其眩者之工，而角氐奇戲歲增變，其益興自此始，而外國使更來更去，大宛以西，皆自恃遠，尙驕恣，未可誑，以禮羈縻而使也。

漢使往既多，其少從率進執（廿五）於天子，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，匿不肯示漢使，天子既好宛馬，聞之，甘心。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，宛國饒漢物，相與謀曰：「漢去我遠，而鹽水中數有敗（廿六），出其北有胡寇，出其南乏水草，又且往往而絕邑，乏食者多

。漢使數百人爲輩，來常乏食，死者過半，是安能致大軍乎？且貳師馬，宛寶馬也。遂不肯予漢使，漢使怒，妄言椎金馬而去，宛中貴人怒，曰：「漢使至輕我。」遣漢使去，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，取其財物，天子大怒。諸嘗使宛姚定漢等，言宛兵弱，誠以漢兵，不過三千人，疆弩射之，卽破宛矣。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，以七百騎先至，虜其王，以定漢等言爲然。而欲侯寵姬李氏（廿七），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。

騫孫猛字子游，有俊才，元帝時爲光祿大夫，使匈奴，給事中，爲石顯所譖自殺。

解題

班固之漢書。叙漢武以前史實，大多直錄史記原文，漢武以後史實，又多爲其父彪所作。

固本傳叙其受詔撰述漢書處謂「自永平（明帝年號）中始受詔。潛精積思二十餘年，至建

初（章帝年號）中乃成。』其補述增潤，亦可見其苦心其經營之一斑。後漢書本傳論贊稱其不激詭，不抑抗，瞻而不穢，詳而有體，使讀之者聲聲而不厭。』洵非過譽。張騫之鑿空探險，開通西域，其影響至為鉅大。我國國民性大抵缺乏此種冒險精神，事事趨向保守，一切遂無進步之可言，讀斯傳後，應知有所感發矣。

注釋

- （一）建元 漢武帝年號。公元前一四〇——一三五年。（二）飲器 韋昭曰：『飲器，棹榼也。』師古曰：『匈奴傳云「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。」然則飲酒之器是也。韋云棹榼。棹榼，即今之偏榼。所以益酒耳，非用飲者也。』（三）更 師古曰：『更，過也。』（四）堂邑氏 甘父 服虔曰：『堂邑，姓也。漢人，其奴名甘父。』師古曰：『堂邑氏之奴，本胡人，名甘父，下云堂邑父者，蓋取主之姓以為氏，而單稱其名曰父。』（五）大宛 在大月氏東北，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即其地。（六）大夏，西域國名，在

阿母河南，今阿富汗北部之地。(七)騫徙印斐 師古曰：『皆夷種名。』騫音尤。

「菴」音材各反。「徙」音斯。「斐」音蒲北反。(八)北方閉氏、菴南方閉菴、昆明 服

虔曰：『漢使見閉於夷也。』師古曰：『氏與菴二種也。』又曰：『菴、昆明又皆夷種名也

。舊音先榮反。』(九)間出物 師古曰：『間出物，謂私往市者。』(十)鑿空 蘇林

曰：『鑿，開也。空，通也。鑿始開通西域道也。』師古曰：『猶言始鑿其孔道也。』

(十一)質 李奇曰：『質信也。』(十二)發書易 鄧展曰：『發易書以下也。』(十

三)令居以西 臣瓚曰：『令居縣名也。屬金城，築塞西至酒泉也。』(十四)安息奄蔡

鞞軒條支身毒國 李奇曰：『軒音軒。』服虔曰：『鞞軒張掖縣名也。』師古曰：『自安

息以下五國，皆西域湖也。鞞軒即大秦國也。張掖驪軒縣，蓋取此爲國名耳。驪聲聲相近

，軒讀與軒同，李奇音是也。服說非也。』(十五)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：『欲地

界相接，至大夏也。』(十六)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：『爲昆明所閉。』(十七)天子爲

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。師古曰：「言其串習，不以爲難，必當更求充使也。」（十八）以激怒令贖。師古曰：「令立功以贖罪。」（十九）皆私縣官齋物。縣官，猶言國家也。所齋官物，竊自用之，同於私有。（二十）破奴。趙破奴也。（廿一）玉門。韋昭曰：「玉門關，在龍勒界。」（廿二）大鳥卵及鶖軒眩人。師古曰：「鳥卵如汲水之器也。眩與幻同，卽今吞刀吐火，植瓜種樹，屠人截馬之屬皆是也。本從西域來。」（廿三）其山多玉石采來。臣瓚曰：「采來，漢使采取持來至漢。」按瓚說非也，采來當是玉石屬名。」（廿四）覽視。視讀曰示。（廿五）少從率進孰。師古曰：「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，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。從音材用反，進孰者，但空進成孰之言。」（廿六）鹽水中數有敗。胡三省曰：「斐矩西域記，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，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，並沙磧之地，道路不可準，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。」師古曰：「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。」

（廿七）侯寵姬李氏。師古曰：「欲封其兄弟。」

蘇武傳

班固

武字子卿，少以父任，兄弟並爲郎，稍遷，至移中廢監（一）。時漢連伐胡，數通使，相窺觀，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，匈奴使來，漢亦留之以相當。天漢（二）元年，且鞮侯單于初立，恐漢襲之，迺曰：「漢天子我丈人行也。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，武帝嘉其義，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，因厚賂單于，答其善意。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，募士斥候百餘人俱。既至匈奴，置幣遺單于，單于益驕，非漢所望也，方欲發使送武等，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，——緱王者，昆邪王姊子也，與昆邪王俱降漢，後隨浞野侯沒胡中（三），——及衛律所將降者，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，會武等至匈奴，虞常在漢時

素與副張勝相知，私候勝，曰：『聞漢天子甚怨衛律，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，吾母與弟在漢，幸蒙其賞賜。』張勝許之，以貨物與常，後月餘，單于出獵，獨閼氏子弟在，虞常等七十餘人，欲發，其一人夜亡告之，單于子弟發兵與戰，緡王等皆死，虞常生得，單于使衛律治其事，張勝聞之，恐前語發，以狀語武，武曰：『事如此，此必及我，見犯迺死，重負國。』欲自殺。勝、惠共止之，虞常果引張勝，單于怒，召諸貴人議，欲殺漢使者，左伊秩訾曰：『卽謀單于，何以復加（四），宜皆降之。』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（五），武謂惠等，『屈節辱命，雖生何面目以歸漢，引佩刀自刺，衛律驚自抱持武，馳召鑿，鑿地爲坎，置燼火，覆武其上，蹈其背，以出血，武氣絕，半日復息，惠等哭與歸營，單于壯其節，朝夕遣人候問武，而收繫張勝，武益愈，單于使使曉武，會論虞常，欲因此時降武，劍

斬虞常已，律曰：『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，當死，單于募降者，赦罪。』舉劍欲擊之，勝請降，律謂武曰：『副有罪，當相坐。』武曰：『本無謀，又非親屬。何謂相坐。』復舉劍擬之，武不動，律曰：『蘇君，律前負漢歸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賜號稱王，擁衆數萬，馬畜彌山，富貴如此，蘇君今日降，明日復然。空以身膏草野，誰復知之。』武不應。律曰：『君因我降，與君爲兄弟，今不聽吾計，後雖欲復見我，尙可得乎？』武罵律曰：『女爲人臣子，不顧恩義，畔主背親，爲降虜於蠻夷，何以女爲見，且單于信女，使決人死生。不公平持正，反欲鬪兩主觀禍敗，——南越殺漢使者，屠爲九郡，宛王殺漢使者，頭懸北闕，朝鮮殺漢使者，卽時誅滅，獨匈奴未耳，若知我不降明！欲令兩國相攻，匈奴之禍，從我始矣！』律知武終不可脅，白單于，單于愈益欲降之，迺幽武置大窖中，絕不飲食。

天雨雪，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，數日不死，匈奴以爲神，乃徙武北海無人處，使牧羝（六），『羝乳乃得歸。』別其官屬常惠等，各置他所。

武既至海上，廩食不至，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（七），杖漢節牧羊，臥起操持，節旄盡落，積五六年，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，武能網紡繳，檠弓弩（八），於靛王愛之，給其衣食，三歲餘，王病，賜武馬畜服匿穹廬（九），王死後，人衆徙去。其冬，丁令盜武牛羊，武復窮厄。

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，武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，久之，單于使陵至海上，爲武置酒取樂，因謂武曰：『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，故使陵來說足下。虛心欲相待，終不得歸漢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義安所見乎？前長君（十）爲奉車，從至雍棧陽宮（十一）扶輦下除（十二），觸柱，折轅，

劾大不敬，伏劍自刎，賜錢二百萬以葬，孺卿（十三）從祠河東后土，宦騎與黃門駙馬（十四）爭舩，推墮駙馬河中，溺死，宦騎亡，詔使孺卿逐捕，不得，惶恐飲藥而死，來時大夫人已不幸，陵送葬至陽陵，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，獨有女弟二人，兩女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，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，陵始降時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負漢，加以老母繫保宮（十五）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過陵，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尚復誰爲乎？願聽陵計，勿復有云。』

武曰：『武父子亡功德，皆爲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將，爵通侯，兄弟親近，常願肝腦塗地，今得殺身自效，雖蒙斧鉞湯鑊，誠甘樂之，臣事君，猶子事父也，子爲父死，無所恨，願勿復再言。』陵與武飲數日，復曰：『子卿！壹聽陵言。』武曰：『自分已死久矣，王必欲降武，請畢今日之驩

，效死於前。』陵見其至誠，喟然歎曰：『嗟乎！義士！陵與衛律之罪，上通於天。』因泣下霑衿，與武決去。

陵惡自賜武，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，後陵復至北海上，語武，區脫（十六）捕得雲中生口，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，曰：『上崩。』武聞之，南鄉號哭，歔血，旦夕臨，數月，昭帝卽位。數年，匈奴與漢和親，漢求武等，匈奴詭言武死，後漢使復至匈奴，常惠請其守者與俱，得夜見漢使，具自陳道，敎使者謂單于言：『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鴈足有係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』使者大喜，如惠語以讓單于，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：『武等實在。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：『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室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，子卿！陵雖驚怯，令漢且贖武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之積志，庶幾乎曹柯之盟（十七），此陵宿昔

之所不忘也，收族陵家，爲世大戮，陵尙復何顧乎；已矣！令子卿知吾心耳！異域之人，壹別長絕。」陵起舞，歌曰：

『徑萬里兮度沙幕，爲君將兮奮匈奴。路窮絕兮矢刃摧，士衆滅兮名已隕，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。』

陵泣下數行，因與武決。單于召會武官屬，前以降及物故，凡隨武還者，九人。武以始元（十八）六年春至京師，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，拜爲典屬國，秩中二千石，賜錢二百萬，公田二頃，宅一區。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，賜帛各二百匹，其餘六人，老歸家，賜錢人十萬，復（十九）終身。常惠後至右將軍，封列侯，自有傳。

武留匈奴凡十九歲，始以彊壯出，及還，須髮盡白，武來歸明年，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，武子男元，與安有謀，坐死。初桀安

與大將軍霍光爭權，數疏光過失，予燕王，令上書告之，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，不降，還爲典屬國，大將軍長史無功勞，爲搜粟都尉，光顯權自恣，及燕王等反，誅，窮治黨與，武素與桀弘羊有舊，數爲燕王所訟，子又在謀中，廷尉奏請逮捕武，霍光寢其奏，免武官，數年，昭帝崩，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三百戶，久之，衛將軍張安世薦武『明習故事，奉使不辱命，先帝以爲遺言。』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，數進見，復爲右曹典屬國，以武著節老臣，令朝朔望，號稱祭酒（二十），甚優寵之，武所得賞賜，盡以施予昆弟，故人家不餘財，皇后父平恩侯，帝舅平昌侯，樂昌侯（廿一），車騎將軍韓增，丞相魏相，御史大夫丙吉，皆敬重武。

武年老，子前坐事死，上閱之，問左右：『武在匈奴久，豈有子乎？』

「武因平恩侯自白：『前發匈奴時，胡婦適產一子通國，有聲問來，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，上許焉，後通國隨使者至，上以爲郎，又以武弟子爲右曹，武年八十餘，神爵二年病卒，甘露三年，單于始入朝，上思股肱之美，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（廿二），法其形貌，署（廿三）其官爵姓名，唯霍光不名，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，姓霍氏，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世安，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，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，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，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，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，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，次曰少府梁丘賀，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，次曰典屬國蘇武，皆有功德，知名當世，是以表而揚之，明著中興輔佐。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（廿四）』。凡十一人，皆有傳，自丞相黃霸，廷尉于定國，大司農朱邑，京兆尹張敞，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，皆以善終，著名宣帝之世，然不得列

於名臣之圖，以此知其選矣。

解題

蘇武，杜陵人，生於漢景帝後元初（公元前一四三），卒於漢宣帝神爵二年（公元前二六〇）。武一生事蹟，最足稱述者，爲奉使異國，不辱朝命。觀其峻却衛律李陵輩之勸降，與甯馨雲吞旃，牧羊北海，而始終不變其節操，即可見其艱苦卓絕之一斑。

注釋

（一）移中廢監 師古曰：『移中廢名，爲之監也，移音移。』（二）天漢，漢武帝年號，公元前一〇〇——九七年。（三）隨泥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：『從趙破却擊匈奴，兵敗而降。』（四）卽謀單于何以復加 師古曰：『言謀衛律而殺之，其罰太重也。』（五）受辭 師古曰：『致單于之命，而取其對也。』（六）羗 師古曰：『羗牡羊也，羗不當產乳，故設此言，示絕其事，音丁奚反。』（七）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 蘇林曰：『取鼠所去』

草實而食之。』師古曰：『山古草字。』（八）繳繫弓弩。師古曰：『繳生絲縷也。可以弋射，繫謂輔正弓弩也。』（九）服匿穹廬。孟康曰：『服匿如甕，小口，大腹，方底，用受酒。穹廬，旃帳也。』晉灼曰：『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甕受二斗所曰服匿。』師古曰：『孟晉二說是也。』（十）長君爲奉車。服虔曰：『武兄嘉。』（十一）天子之學曰雍，臧陽，漢宮名。』（十二）扶輦下除。張晏曰：『主扶輦下除道也。』（十三）孺卿。張晏曰：『武弟賢。』（十四）宦騎與黃門駙馬。師古曰：『宦騎宦者而爲騎也。黃門駙馬，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。』（十五）保宮。師古曰：『百官公卿表云：少府屬官，有房室，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保宮。』（十六）區脫。服虔曰：『區脫，土室，胡兒所作，以候漢者，』初元年，更名保宮。』（十七）曹柯之盟。李奇曰，『欲劫單于，如曹劇劫齊桓公柯盟之時。』（十八）始元漢昭帝年號，始元八年，爲公元前八一年（十九）復，免役也。（二十）號稱祭酒。師古曰：『加祭酒之號，所以示優尊也。』（廿一）平恩侯平昌侯樂昌侯。師古曰：『平恩侯

許伯，平昌侯王無敵，樂昌侯王武也。』（廿二）麒麟閣 張晏曰：『武帝獲麒麟時，作此閣，圖畫其象於閣，遂以爲名。』師古曰：『漢宮閣疏名云：『蕭何造。』』（廿三）署 師古曰：『表也，題也。』（廿四）方叔召虎仲山甫 師古曰：『三人皆周宣王之臣，有文武之功，佐宣王中興者也。』』

李將軍列傳

司馬遷

李將軍廣者，隴西成紀人也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時爲將，遂得燕太子丹者也。故槐里，徙成紀。廣家世世受射（一）。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蕭關（二），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騎射，殺首虜多，爲漢中郎，廣從弟李蔡亦爲郎，皆爲武騎常侍，秩八百石，嘗從行，有所衝陷折關，及格猛獸，而文帝曰：『惜乎子不遇時！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，豈足道哉！』』

！』
及孝景初立，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。吳楚軍時，廣爲驍騎都尉，從太尉亞夫（三）擊吳楚軍。取旗顯功名昌邑下。以梁王授廣將軍印，還賞不行，徙爲上谷太守。

匈奴日以合戰，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：『李廣才氣，天下無雙，自負其能，數與虜敵戰，恐亡之。』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。後廣轉爲邊郡太守，徙上郡，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，皆以力戰爲名。匈奴大入上郡，天子使中貴人（四）從廣，勒習兵擊匈奴。中貴人將騎數十縱，見匈奴三人，與戰，三人還射，傷中貴人，殺其騎且盡。中貴人走廣，廣曰：『是必射雕（五）者也！』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，三人亡馬步行，行數十里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，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殺其一人，生得一人。

果匈奴射雕者也。

已搏之上馬，望匈奴有數千騎，見廣以爲誘騎，皆驚，上山陳，廣之百騎皆大恐，欲馳還走，廣曰：『吾去大軍數十里，今如此，以百騎走，匈奴追射我立盡，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，必不敢擊我。』廣令諸騎曰：『前！』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，止，令曰：『皆下馬解鞍！』其騎曰：『虜多且近。卽有急，奈何？』廣曰：『彼虜以我爲走，今皆解鞍以示不走，用堅其意。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。

有白馬將出護其兵，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，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，至其騎中，解鞍，令士皆縱馬臥。是時會暮，胡兵終怪之，不敢擊。夜半時，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，欲夜取之，胡皆引兵而去。平旦，李廣乃歸其大軍。大軍不知廣所之，故弗從。

居久之，孝景崩，武帝立，左右以爲廣名將也。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，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。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；及出擊胡，而廣行無部伍行陣，就善水草屯舍止，人人自便，不擊刁斗以自衛，莫府省約文書籍事，然亦遠斥候，未嘗遇害。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，擊刁斗，士吏治軍簿至明，軍不得休息，然亦未嘗遇害。不識曰：『李廣軍極簡易，然虜卒犯之，無以禁也；而其士卒亦佚樂，咸樂爲之死。我軍雖煩擾，然虜亦不得犯我。』

是時漢邊郡，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，然匈奴畏李廣之略，士卒亦樂從李廣，而苦程不識。程不識孝景時，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，爲人廉，謹於文法。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（六），使大軍伏馬邑旁谷，而廣爲驍騎將軍，領屬護軍將軍（七）。是時單于覺之，去，漢軍皆無功。

其後四歲，廣以衛尉爲將軍，出雁門擊匈奴，匈奴兵多，破敗廣軍，生得廣。單于素聞廣賢，令曰：『得李廣，必生致之。』胡騎得廣，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，絡而盛臥廣。行十餘里，廣佯死，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，廣蹙騰而上胡兒馬，因推墮兒取其弓，鞭馬南馳數十里，復將其餘軍因引而入塞。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，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，以故得脫。於是至漢。漢下廣吏。吏當廣所失亡多，爲虜所生得，當斬，贖爲庶人。

頃之，家居數歲，廣家與故陰頰侯孫（八）屏野居藍田南山中；射獵，嘗夜從一騎出，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，霸陵尉醉，呵止廣，廣騎曰：『故李將軍！』尉曰：『今將軍尙不得夜行，何乃故也？』止廣宿亭下。

居無何，匈奴入殺遼西太守，敗韓將軍，韓將軍後徙右北平。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，廣卽請霸陵尉與俱，至軍而斬之。

廣居右北平，匈奴聞之，號曰：「漢之飛將軍，」避之數歲，不敢入右北平。廣出獵，見草中石，以爲虎而射之，中石沒鏃，視之，石也，因復更射之，終不能復入石矣。廣所居郡，聞有虎常自射之，及居右北平，射虎，虎騰傷廣，廣亦竟射殺之。

廣廉，得賞賜，輒分其麾下，飲食與士共之。終廣之身，爲二千石，四十餘年，家無餘財，終不言家產事。

廣爲人長，援臂，其善射亦天性也。雖其子孫他人學者，莫能及廣。廣訥口少言，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，射闢狹以飲，專以射爲戲，竟死。

廣之將兵。乏絕之處見水，士卒不盡飲，廣不近水；士卒不盡食，廣不嘗食；寬緩不苛，士以此愛樂爲用。其射，見敵急，非在數十步內，度不中不發，發卽應弦而倒。用此其將兵數困辱，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。

居頃之，石建卒，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廣復爲後將軍，從大將軍軍出定襄，擊匈奴，諸將多中首虜（九），率以功爲侯者，而廣軍無功。後三歲，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，異道行可數百里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，廣軍士皆恐，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。敢獨與數十騎馳，直貫胡騎，出其左右，而還告廣曰：「胡虜易與耳！」軍士乃安。廣爲圍陣外嚮，胡急擊之，矢下如雨，漢兵死者過半，漢矢且盡，廣乃令士持滿毋發，而廣身自以大黃（十）射其裨將，殺數人，胡虜益懈。會日暮，吏士皆無人色，而廣意氣自如，益治軍，軍中自是服其勇也。明日復力戰，而博望侯（十一）軍亦至，匈奴軍乃解去，漢軍罷弗能追。是時廣軍幾沒，罷歸。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，當死，贖爲庶人；廣軍功自如，無賞。

初廣之從弟李蔡，與廣俱事孝文帝。景帝時，蔡積功勞至二千石。孝武帝時，至代相，以元朔五年，爲車騎將軍，從大將軍擊右賢王，有功中率，封爲樂安侯。元狩二年中，代公孫弘爲丞相。蔡爲人在下中，名聲出廣下甚遠，然廣不得爵邑，官不過九卿，而蔡爲列侯，位至三公。

諸廣之軍吏及士卒，或取封侯，廣嘗與望風王朔燕語曰：『自漢擊匈奴，而廣未嘗不在其中，而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，而廣不爲後人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，豈吾相不當侯耶？且固命也？』朔曰：『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？』廣曰：『吾嘗爲隴西守，羌嘗反，吾誘而降，降者八百餘人，吾詐而同日殺之，至今大恨，獨此耳！』朔曰：『禍莫大於殺已降，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！』後二歲，大將軍驃騎將軍（十二）大出擊匈奴，廣數自請行，天子以爲老

，弗許。良久乃許之，以爲前將軍。是歲，元狩四年也。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，旣出塞，青捕虜知單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廣并於右將軍，軍出東道，東道少回遠，而大軍行水草少，其勢不屯行。廣自請曰：『臣部爲前將軍，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，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，今乃一得當單于，臣願居前，先死匈奴。』大將軍青，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，數奇（十三），毋令當單于，恐不得所欲。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，爲中將軍，從大將軍，大將軍亦欲使敖俱當單于，故徙前將軍廣。廣時知之，因自辭於大將軍，大將軍不聽，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：『急詣部如書！』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，意甚愠怒而就部。

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，軍亡導，或失道。後大將軍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，單于遁走，弗能得而還。南絕幕（十四），遇前將軍右將軍，

廣已見大將軍，還入軍，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，因問廣食其失道狀。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，廣未對，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，廣曰：「諸校尉無罪，乃我自失道，吾今自上簿！」至幕府，廣謂其麾下曰：「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，今幸從大將軍出，接單于兵，而大將軍又徒廣部，行回遠而又失道，豈非天哉！且廣年六十餘矣！終不能對刀筆之吏！」遂引刀自刎。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，百姓聞之，知與不知，無老壯皆爲垂涕！

太史公曰：傳曰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其李將軍之謂也？余睹李將軍悛悛（十七）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辭，及死之日，天下知與不知，皆爲盡哀，彼其忠實心誠，信於士大夫也！諺曰：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；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也。

解題

司馬遷字子長，左馮翊夏陽人（即今陝西韓城縣），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，（公元前四五）約卒於昭帝始元元年（前八六）以前。父談爲太史公，遷繼父業。李陵降匈奴，武帝怒甚，遷爲解辨，遂下腐刑。乃鮑金匱石室之書，與其實際之考查，成史記百三十篇。班固評爲「善敘事理，辨而不華，質而不理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故謂之實錄。」可見此書之價值。

李將軍列傳爲史記中之一篇。將軍體性矯健，老當益壯，足振國民柔靡之習，固不僅取其戰伐之功已焉。

注釋

- (一) 受射，言世受射法也。
(二) 翟關，今甘肅固厚縣東南
(三) 距夫爲周勃子。
(四)
中貴人，內官之貴幸者。
(五) 雕，大鷲鳥也，一名鷲，黑色多子，可以其毛作矢羽，故

使善射者射之。(六)馬邑，在今山西朔縣西北，漢武帝時，王恢將三十餘萬，匿馬邑秀谷中，使間亡入匈奴誘之，未至馬邑百餘里，單于覺之，引去。(七)護國將軍爲韓安國。(八)類陰侯，灌嬰之縣名。 (九)中，充也。充卒法，得首若干，封侯也。(十)大黃，弩名。太公六韜曰：『陷堅敗強敵，用大黃連弩。』(十一)博望侯爲張騫。(十二)大將軍爲衛青，驃騎將軍爲霍去病。(十三)數奇，運塞也。(十四)絕，度也，南歸度沙幕。(十五)墪地，神道外餘地也。(十六)居延，今甘肅酒泉縣邊外，蒙古額濟納旗，其東北有居延澤，六田居延海。(十七)酒泉，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；張掖今甘肅甘肅州地。(十八)倭倭，與恂恂同。嚴謹溫恭貌。

衛將軍驃騎列傳

大將軍衛青者，平陽(一)人也。其父鄭季，爲吏給事平陽侯(二)家；

與侯妾衛媼通，生青。青同母兄衛長子，而姊衛子夫，自平陽公主（三）家得幸天子，故冒姓爲衛氏，字仲卿。長子更字長君。長君母號爲衛媼。媼長女衛孺，次女少兒，次女卽子夫。後子夫男弟步廣，皆冒衛氏。

青爲侯家人，少時歸其父，其父使牧羊。先母之子，皆奴畜之，不以爲兄弟數。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，有一鉗徒（四）相青曰：『貴人也，官至封侯。』青笑曰：『人奴之生，得毋笞辱，卽足矣，安得封侯事乎！』青壯，爲侯家騎，從平陽主。建元（五）二年春，青姊子夫得入宮，幸上。皇后，堂邑大長公主（六）女也，無子，妬。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，有身，妬之。乃使人捕青，青時給事建章（七），未知名，大長公主執囚青，欲殺之；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，以故得不死。上聞，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，及同母昆弟貴，賞賜數日間累千金。孺爲太僕公孫賀妻。少兒故與

陳掌通，上召貴掌，公孫敖由此益貴。子夫爲夫人，青爲太中大夫。

元光（八）五年，青爲車騎將軍，擊匈奴，出上谷（九）；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，出雲中（十）；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，出代郡；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，出雁門（十一）；軍各萬騎。青至龍城（十二），斬首虜數百。騎將軍敖亡七千騎，衛尉李廣爲虜所得，得脫歸；皆當斬，贖爲庶人。賀亦無功。

元朔（十三）之五年春，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，出高闕（十四）；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，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，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，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，皆領屬車騎將軍，俱出朔方（十五）；太行李息，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，出右北平（十六）；咸擊匈奴。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。以爲漢兵不能至此，飲醉，漢兵夜至，圍右賢王，右賢王驚，夜逃，獨與其

愛妾一人，壯士數百，馳潰圍北去。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，不及；得右賢裨王十餘人，衆男女萬五千人，畜數千百萬，於是引兵而還。至塞，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，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。諸將百以兵屬大將軍。大將軍立號而歸。……

大將軍姊子霍去病，年十八，幸，爲天子侍中。善騎射，再從大將軍，大將軍受詔，與壯士爲剽姚校尉，與輕勇騎八百，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，斬捕首虜過當。於是天子曰：『剽姚校尉去病，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，及相國當戶，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，生捕季父羅姑比，再冠軍，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。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，捕斬首虜二千餘人，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。』……

元狩（十七）二年春，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，將萬騎出隴西，有功

。天子曰：驃騎將軍率戎士，踰烏盭，討遼濮，涉狐奴，歷五王國，輜重人衆，懾懼者弗取，冀獲單于子，轉戰六日，過焉支山（十八）千有餘里，合短兵，殺折蘭王，斬盧胡王，誅全甲，執呼邪王子，及相國都尉，首虜八千餘級，收休屠祭天金人，益封去病二千戶。……

元狩四年春，上令大將軍青，驃騎將軍去病，將各五萬騎，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，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，驃騎始爲出定襄（十九），當單于。捕虜言單于東，乃更令驃騎出代郡，令大將軍出定襄，郎中令爲前將軍，太僕爲左將軍，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，平陽侯襄爲後將軍，皆屬大將軍，兵卽度幕，人馬凡五萬騎，與驃騎等，咸擊匈奴單于。

趙信爲單于謀曰：『漢兵旣度幕，人馬罷，匈奴可坐收虜耳。』乃悉遠北其輜重，皆以精兵待幕北。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，見單于兵陳

而待，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，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。匈奴亦縱可萬騎，會日且入，大風起，砂礫擊面，兩軍不相見。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，單于視漢兵多，而士馬尙彊，戰而匈奴不利。

薄暮，單于遂乘六羸，壯騎可數百，直冒漢圍西北馳去。時已昏，漢匈奴相紛拏，殺傷大當。漢軍左校捕虜，言單于未昏而去，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，大將軍軍因隨其後。匈奴兵亦散走。遲明，行二百餘里，不得單于，頗捕斬首虜萬餘級，遂至寅顏山趙信城，得匈奴積粟食軍，軍留一日而還，悉燒其城餘粟以歸。

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，而前將軍廣。後將軍食其軍，別從東道，或失道，後擊單于。大將軍引還，過幕南，乃得前將軍右將軍。大將軍欲使使歸報，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，廣自殺。右將軍至，下吏，贖爲庶人。大將

軍軍入塞，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。

是時匈奴衆失單于之號，右谷蠡王聞之，自立爲單于。單于後得其衆，右王乃去單于之號。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，車重與大將軍軍等，而無裨將，悉以李敢等爲大校，當裨將，出代右北平千餘里，直左方兵，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。

軍既還，天子曰：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（二十）之士，約輕齎，絕大幕，涉獲章渠，以誅比車者，轉擊左大將，斬獲旗鼓，歷涉離侯，濟弓閭，獲屯頭王、韓王等三人，將軍、相國、當戶、都尉、八十三人。封狼居胥山（廿一），禪於姑衍（廿二），登臨翰海（廿三），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，師率減什三，取食於敵，遠行殊遠，而糧不絕。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。右北平太守博德屬驃騎將軍，會與城，不失期，從

至檣余山，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，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。北地都尉那山從驃騎將軍獲王，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。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、樓專王、伊卽軒、皆從驃騎將軍有功，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，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。從驃侯破奴昌武侯，安稽從驃騎有功，益封各三百戶，校尉敢得旗鼓，爲關內侯，食邑二百戶。校尉自爲爵大庶長。軍吏卒爲官，賞賜甚多。而大將軍不得益封，軍吏卒皆無封侯者。兩軍之出塞，塞關官及私馬凡千四萬匹；而復入塞者，不滿三萬匹。乃益置大司馬位，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。定令，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。自是之後，大將軍清日退，而驃騎日益貴。舉大將軍故人門下，多去事驃騎；輒得官爵，惟任安不肯。

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，有氣敢任。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（廿四），

對曰：『顧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學古兵法。』天子爲治第，令驃騎視之，對曰：匈奴未覓，無以家爲也。』由是上益重愛之。然少而侍中，貴，不省士。其從軍，天子爲遣太官數十乘，旣還，重車餘棄梁肉，而士有饑者。其在塞外，卒乏糧，或不能自振，而驃騎尙穿域蹋鞠（廿五），事多此類。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，以和柔自媚於上，然天下未有稱也。

解題

中國北方外族之匈奴，本爲古代葷粥獯豸之苗裔，戰國末葉已漸強盛。史記敘述當時形勢謂：『冠帶七國，而三國邊於匈奴。』所指三國爲秦趙燕，可見此時匈奴之疆土，恰包緣中國之北方，而儼然爲勁敵矣。秦始皇遣蒙恬舉兵北伐，亦僅能收服河南一帶地（今河套）。未能予以大創，亟亟於萬里長城之修建，亦祇求限其南下之馬足而已。嗣後，匈奴屢爲中國西北患，以漢高帝之雄武，而被圍於白登，武后臨朝，竟被致書媾罵，國威陵夷極

矣。漢武帝起，始銳意拓邊，縱橫掃蕩，予匈奴以致命之打擊，大漠之南，遂無王庭，豐功偉烈，曠古所希。當時主持軍事最重之人物，則爲衛青霍去病兩人。史記爲作合傳，於其戰勝攻取之史實，敘述不厭其詳，可見其關繫之重大矣。

注釋

- (一) 平陽今河南臨漳縣西。(二) 平陽侯姓曹，名時，漢相國曹參之曾孫。(三) 平陽公主漢武帝之姊，曹時之妻也。(四) 鉗徒，罪人之被鉗刑者，鉗，古刑法以鐵束頸也。(五) 建元，漢武帝年號，二年，公元前一三九年。(六) 堂邑大長公主，漢景帝之姊，堂邑安侯陳嬰孫夷侯午之妻。(七) 建章，上林中之宮名。(八) 元光，亦漢武帝年號，五年爲公之前一三〇年。(九) 上谷，今河北懷來縣等地。(十) 雲中，今山西懷仁以北，綏遠各縣，蒙古鄂爾多斯等地。(十一) 雁門，今山西代州甯武之北部，及朔平南部，大同東北部之地。(十二) 龍城，左漠北，爲匈奴諸長大會祭天之地。(十三) 元朔，

亦漢武帝年號，五年，爲公元前一二四年。(十四)高闕，塞名，在陰山西，陰山，今在蒙古。(十五)朔方，漢郡名，今蒙古鄂爾多斯地。(十六)右北平，今河北喜峯口盧龍一帶及熱河地。(十七)元狩，亦漢武帝年號，二年，爲公元前二一年。(十八)焉支山，在甘肅山丹縣東，南接永昌縣界，一作燕支山，此處水草茂美，宜畜牧。(十九)定襄，漢郡名。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綏遠之地。(二十)葷粥，北方種族名，堯時曰葷粥，漢時曰匈奴。(廿一)封，祭天也，狼居胥山，在今綏遠五原縣西北黃河北岸。(廿二)禪，祭地也。姑衍，在漠北。(廿三)翰海，即今蒙古大沙漠。(廿四)孫吳兵法，謂孫武吳起所著兵書。(廿五)蹋鞠，習武之戲也，相當今之踢球。

廉頗藺相如列傳

司馬遷

廉頗者，趙(一)之良將也。趙惠文王十六年(二)，廉頗爲趙將，伐齊

(三)，大破之，取陽晉(四)，拜爲上卿，以勇氣聞於諸侯。

藺相如者，趙人也，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。趙惠文王時，得楚和氏

(五)璧。秦昭王(七)聞之，使人遺趙王書，願以十五城請易璧。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：欲予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見欺；欲勿予，卽患秦兵之來。計未定，求人可使報秦者，未得。

宦者令繆賢曰：『臣舍人藺相如可使。』王問：『何以知之？』對曰：『臣嘗有罪，竊計欲亡走燕(七)。臣舍人相如止臣曰：『君何以知燕王？』臣語曰：『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，燕王私握臣手，曰願結友，以此知之，故欲往。』相如謂臣曰：『夫趙彊而燕弱，而君幸於趙王，故燕王欲結於君。今君乃亡趙走燕，燕畏趙，其勢必不敢留君，而東君歸趙矣。君不如肉袒伏斧質(八)請罪，則幸得脫矣。』臣從其計，大王亦幸赦臣。

臣竊以爲其人勇士，有智謀，宜可使。」

於是王召見，問藺相如曰：「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，可予不？」

相如曰：「秦彊而趙弱，不可不許。」王曰：「取吾璧，不予我城，奈何？」相如曰：「秦以城求璧，而趙不許，曲在趙，趙予璧，而秦不予趙城，曲在秦。均之二策，寧許以負秦曲（九）。」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相如曰：「王必無人，臣願奉璧往使。城入趙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請完璧歸趙。」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

秦王坐章臺（十）見相如。相如奉璧奏秦王。秦王大喜，傳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呼萬歲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，乃前曰：「璧有瑕，請指示王。」王授璧。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。怒髮上衝冠。謂秦王曰：「大王欲得璧，使人發書至趙王。趙王悉召羣臣議。皆曰：『秦貪，負其彊，以

空言求璧，償城恐不可得。」議不欲予秦璧。臣以爲布衣之交，尙不相欺，况大國乎！且以一璧之故，逆彊秦之驩，不可。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，拜送書於庭。何者？嚴（十一）大國之威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見臣列觀（十二），禮節甚倨，得璧傳之美人，以戲弄臣。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，故臣復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。」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擊柱。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辭謝，固請，召有司案圖，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，實不可得。乃謂秦王曰：「和氏璧，天下所共傳寶也。趙王恐，不敢不獻。趙王送璧時，齋戒五日；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，設九賓於廷（十三），臣乃敢上璧。」秦王度之，終不可彊奪，遂許齋五日。舍相如廣成傳舍（十四）。

相如度秦王雖齋，決負約，不償城，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

，歸璧於趙。秦王齋五日後，乃設九賓禮於廷，引趙使者藺相如。相如至，謂秦王曰：『秦自繆公（十五）以來二十餘君，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。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，故令人持璧歸，閒至趙矣。且秦彊而趙弱，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，趙立奉璧來。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，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？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，臣請就湯鑊，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。』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。左右或欲引相如去。秦王因曰：『今殺相如，終不能得璧也，而絕秦趙之驩。不如因而厚遇之，使歸趙。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！』卒廷見相如，畢禮而歸之。

相如既歸，趙王以爲賢大夫，使不辱於諸侯，拜相如爲上大夫。秦亦不以城予趙，趙亦終不予秦璧。

其後秦伐趙，拔石城（十六），明年，復攻趙，殺二萬人。秦王使使者

告趙王，欲與王爲好，會於西河外澠池（十七）。趙王畏秦，欲毋行。廉頗藺相如計曰：『王不行，示趙弱且怯也。』趙王遂行，相如從。廉頗送至境，與王訣曰：『王行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，還，不過三十日。三十日不還，則請立太子爲王，以絕秦望。』王許之。遂與秦王會澠池。

秦王飲酒酣，曰：『寡人竊聞趙王好音，請奏瑟。』趙王鼓瑟。秦御史前書曰：『某年月日，秦王與趙王會飲，令趙王鼓瑟。』藺相如前曰：『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，請奉盆缶。秦王，以相娛樂。』秦王怒，不許。於是相如前進缶，因跪請秦王。秦王不肯擊缶。相如曰：『五步之內，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。』左右欲刃相如。相如張目叱之，左右皆靡。於是秦王不懌，爲一擊缶。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：『某年月日，秦王爲趙王擊缶。』秦之羣臣曰：『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。』藺相如亦曰：『請以

秦之咸陽爲趙王壽。『秦王竟酒，經不能加勝於趙，趙亦盛設兵以待秦，秦不敢動。』

既罷歸國，以相如功大，拜爲上卿，位在廉頗之右（十八）。廉頗曰：『我爲趙將，有攻城野戰之大功，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，而位居我上。且相如素賤人，吾羞，不忍爲之下。』宣言曰：『我見相如，必辱之。』相如聞，不肯與會。相如每朝時，常稱病，不欲與廉頗爭列（十九）。已而相如出，望見廉頗，相如引車避匿。

於是舍人相與諫曰：『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，徒慕君之高義也。今君與廉頗同列，廉君宣惡言，而君畏匿之，恐懼殊甚。且庸人尙羞之，况於將相乎！臣等不肖，請辭去。』藺相如固止之，曰：『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？』曰：『不若也。』相如曰：『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』

辱其羣臣。相如雖驚，獨畏廉將軍哉？顧吾念之：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徒以吾兩人在也。今兩虎相鬪，其勢不俱生。吾所以爲此者，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。」廉頗聞之，肉袒負荊（二十），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，曰：「鄙賤之人，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。」卒與相驩，爲刎頸之交（廿一）。

太史公曰：『知死必勇。非死者難也，處死者難（廿二）。方蔣相如引壁睨柱，及叱秦王左右，勢不過誅。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。相如一奮其氣，威信敵國（廿三）。退而讓頗，名重太山。其處智勇，可謂兼之矣！』

解題

廉頗蔣相如列傳爲史記中之一篇，原作尙有趙奢李牧事略附於其後，茲刪去之。

廉頗決勝疆場，以勇武著；蔣相如折衝樽俎，以智謀顯。兩人和衷共濟，精誠團結，使趙

國外交與軍事上，着着勝利，雖以嬴秦之強，亦莫可如何，後之爲國者，可深長思之也。

注釋

- (一)趙，嬴姓。今河北南部，山西東部及河南黃河以北之北部，均爲其國土。(二)趙惠文王，爲武靈王之庶子，十六年爲周赧王三十二年(公元前二八三)。(三)齊，初爲姜姓，後爲權臣田和所篡，今山東益都以西至歷城聊城之間，北至河北景滄諸縣，東南至海，皆戰國時齊地。(四)陽晉，在今山東鄆城縣西。(五)楚，芊姓。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河南江西各一部，及四川巫山以東，廣西蒼梧以北，陝西洵陽以南，皆其地。(六)秦，嬴姓。今陝西長安縣以西皆其地。秦昭王名稷，在位五十六年，卒諡「昭襄」，故亦稱昭襄王。(七)燕，姬姓。今河北，遼甯及朝鮮北部，皆其地。(八)肉袒，去上衣露肢體之謂；質，亦作鑕，鑕也。古刑人，以身置鑕上，用斧斫之。謂身伏斧質旁以候刑也。(九)負秦曲，謂使秦負埋屈之責。(十)章臺，秦宮名。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渭城故城。

之西南隅。(十一)嚴，莊也；敬也。(十二)列觀，指平日燕居之諸宮觀，對外廷而言，卽後世所謂便殿。(十三)『設九賓於廷，』卽謂備法物儀仗於外廷，用饋贊導引相見也。(十四)傳舍，驛館，猶今之客棧。(十五)繆公，卽秦國第十三君穆公，春秋五霸之一。(十六)石城，在今河南林縣西南八十五里。(十七)澠池，本趙邑，後屬秦。今河南澠池縣。(十八)右，上也。我國文字直寫右行。職高者名錄在上，於人爲右；職卑者名錄在下，於人爲左。故在高位者，稱膺『右職』，而呼降調爲『左遷。』(十九)等列，爭朝班前後次序也。(二十)荆，杖也。負荆，言願受杖，表明謝罪之意也。(廿一)刎頭之交，謂以性命相許，要齊死生，斷刎頭而不辭也。(廿二)處死者難，謂從容就死之難也。(廿三)信；讀如伸，誼並通。『威信敵國』，卽謂伸威於敵國。

趙武靈王胡服騎射

戰國策

武靈王平晝閒居，肥義侍坐，曰：『王慮世事之變，權甲兵之用，念簡襄（一）之迹，計胡狄之利乎？』王曰：『嗣立不忘先德，君之道也；錯質務明主之長（二），臣之論也。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，動有明古先世之功。爲人臣者，窮有弟長辭讓之節（三），通有補民益主之業。此兩者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繼襄主之業，啓胡翟之鄉；而卒世不見也。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。夫有高世之功者，必負遺俗之累；有獨知之慮者，必被庶人之恐。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議寡人矣。』

肥義曰：『臣聞之，疑事無功，疑行無名（四）。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，殆無顧天下之議矣！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；成大功者不謀於衆（五）。昔舜舞有苗（六），而禹袒入裸國（七），非以養欲而樂志也，欲以論德而要功

也。愚者闇於成事；智者見於未萌（八）。王其遂行之！」王曰：「寡人非疑胡服也；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樂，知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賢者戚焉。世有順我者，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雖毆世以笑我，胡地中山（九），吾必有之？」王遂胡服。

使王孫縹告公子成（十）曰：「寡人胡服，且將以朝，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聽於親，國聽於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親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誼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，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議之也。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，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；故明德在於論賤，行政在於信貴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養欲而樂志也；事有所出，功有所止；事成功立，然後德且見也。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，以輔公叔之議。且寡人聞之，事利國者行無邪，因貴戚者名不累。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，以成胡服之功，使縹謁之；叔

請服焉！』

公子成再拜曰：『臣固聞王之胡服也。不佞寢疾，不能趨走，是以不先進。王今命之，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聞之，中國者，聰明叡知之所居也，萬物財用之所聚也，賢聖之所教也，仁義之所施也，詩書禮樂之所用也，異敏技藝之所試也，遠方之所觀赴也，蠻夷之所義行也。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畔學者，離中國；臣願大王圖之。』

使者報王，王曰：『吾固聞叔之病也。』卽至公叔成家自請之，曰：『夫服者所以便用也；禮者所以便事也；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，因其事而制禮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，祝髮，文身，錯臂，左衽（十二），甌越（十二）之民也。黑齒，雕題（十三）鯁冠，林縫（十四）。大吳之國也（十五）

。禮服不同，其便一也。是以鄉異而用變，事異而禮易。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，不一其用；果可以便其事，不同其禮。儒者一師而禮異，中國同俗而教離，又况山谷之便乎！故去就之變，知者不能一；遠近之服，賢聖不能同。窮鄉多異；曲學多辨。不知而不疑，異於己而不非者，公於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俗也，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。

『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，與齊中山同之（十六），而無舟楫之用。自常山（十七）以至代上黨（十八），東有燕東胡（十九）之境，西有樓煩（二十）秦韓之邊，而無騎射之備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，求水居之民，以守河薄洛之水；變服騎射，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。且昔今簡主不塞晉陽（廿一）以及上黨，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，此愚知之所明也。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，侵掠吾地，係累吾民，引水圍鄣（廿二）；非社稷之神靈，卽鄙幾

不守。先王忿之，其怨未能報也。今騎射之服，近可以備上黨之形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；而叔也順中國之俗，以逆簡囊之意，惡變服之名，而忘國事之恥，非寡人所望於子！」公子成再拜稽首曰：「臣愚不達於王之議，敢道世俗之聞。今欲繼簡囊之意，以順先王之志，臣敢不聽令！」再拜；乃賜胡服。

趙文進諫曰：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，政之經也；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，教之道也。臣無隱忠，君無蔽言，國之祿也。臣雖愚，願竭其忠！」王曰：「慮無惡擾，忠無過罪，子其言乎！」趙文曰：「當世輔俗，古之道也；衣服有常，禮之制也；修法無愆，民之職也；三者先聖之所以教。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故臣願王之圖之！」

王曰：「子言世俗之間。常民溺於習俗；學者沈於所聞；此兩者所以

成官而順政也。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。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；五伯不同教而政。知者作教，而愚者制焉；賢者議俗，不肖者拘焉。夫制於服之民，不足與論心；拘於俗之衆，不足與致意，故勢與俗化，而禮與變俱，聖人之道也；承教而動，循法無私，民之職也。知學之人，能與聞遷；達禮之變，能與時化。故爲己者不待人；制今者不法古。子其釋之！」

趙造諫曰：「隱忠不竭，姦之屬也；以私誣國，賊之類也。犯姦者身死；賊國者族宗；此兩者先聖之明刑，臣下之大罪也。臣雖愚，願盡其忠，無遁其死！」王曰：「竭意不諱，忠也；上無蔽言，明也。忠不辟危，明不距人，子其言乎！」趙造曰：「臣聞之。聖人不易民而教；知者不變俗而動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勞而成功；據俗而動者，慮徑而易見也。今王易初不循俗，胡服不顧世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。且服奇者志淫，俗辟者亂

民：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，中國不近蠻夷之行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。且循法無過；循禮無邪。臣願王之圖之！」

王曰：「古今不同俗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襲，何禮之循？宓戲神農，教而不誅（廿三），黃帝堯舜，誅而不怒（廿四）。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禮，法度制令，各順其宜，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。故理世不必一道；便國不必法古。聖人之興也，不相襲而王；夏殷之衰也，不易禮而滅；然則反古未可非，而循禮未足多也。且服奇而志淫，是鄒魯無奇行也；俗辟而民易，是吳越無俊民也。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，便事之謂教，進退之謂節。衣服之制，所以齊常民，非所以論賢者也。故聖與俗流；賢與變俱。諺曰：「以書爲御者，不盡於馬之情；以古制今者，不達於事之變。」故循法之功，不足以高世；法古之學，不足以制今。子其勿反也！」

解題

漢劉向受命校中秘書時，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刪併重複，排比成帙，名戰國策。內大部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國之策謀。司馬遷作史記，多採其文。有漢高誘注三十三卷本最通行。

本篇載戰國策趙策中。武靈王名雍，鑒於趙國處境，北有燕，東有胡，西有林胡樓煩，在政治上軍事上地利上，皆以胡服騎射爲便；因排擯衆議，毅然獨斷，變胡服，習騎射，以適應此非常之環境，國卒賴以富強。

注釋

(一)簡，指趙簡子鞅，襄。指趙襄子無恤。(二)錯，交錯也；質，質證也；謂交相質證以從事明主之長也。(三)弟，同悌；長，上聲。弟長，謂事父兄；辭讓，謂處鄉黨；窮，謂未得於朝也。(四)『疑事無功，疑行無名。』語出商子。謂功名成於專斷，敗於狐

疑也。(五)論至德者二句，語出商子更法篇。謂功德在於獨斷，不必同謀於俗衆也。

(六)書大禹謨：『有苗弗率，帝乃誕取文德，舞干羽於兩階，七旬有苗格。』(七)後漢

書東夷傳：『自侏儒東行，行船一年至裸國。』淮南子：『禹之裸國，解衣而入，衣帶而

出，因之也。』(八)愚者二句，語見商子更法篇。(九)中山，今河北定縣，春秋鮮虞

地。(十)公子成即公孫成，武靈王之叔父也。(十一)祝，斷也。文身，刻畫其身以

爲文也，蠻夷之俗如此。錯臂亦文身之一，謂以丹青錯畫其臂。衽，衣襟，衣襟向左，夷

狄之服也。(十二)甌越，史記注引劉氏曰：『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，是爲甌越。』即今廣

東瓊山儋縣等地。(十三)山海經：『黑齒國爲人齒黑，』謂以草染齒爲黑也。異物志：

『雕題國畫其面及身，刻其肌而青之，或若錦衣，或若魚鱗。』題額也。(十四)鯀音弟

，大姑也，以其皮爲冠，謂之鯀冠。會稽山外有東鯀人，鮎冠，見漢書地理志。稱同鉢，

音術，長鍼也。縫解同紕，與紕通，謂女工鍼縷之粗拙也。(十五)周初，秦伯封於吳，

在今江蘇無錫縣梅里。子孫稱王，國始大，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地。（十六）河
溇洛水，即今河北甯晉縣大陸澤，一名廣阿澤，濟界景縣故城，中山界無極縣，皆相距百
里，故曰『與同』。（十七）常山即恆山，在河北曲陽縣西北。（十八）代，古幽州境，
今山西北部代縣等地，上黨韓地，今山西晉城縣等地。（十九）東胡，今河北昌黎縣地
（二十）樓煩故城，在今山西靜樂縣西北。（廿一）晉陽，今山西太原縣。（廿二）鄗故城
，在今河北柏鄉縣北。（廿三）伏羲教民佃漁畜牧，養犧牲，以充庖廚。神農教民爲耒耜
稼穡以興農業。（廿四）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，堯伐驩兜，舜伐三苗，而民歸之，故曰誅
而不怨。

魯仲連義不帝秦

戰國策

秦圍趙之邯鄲（一），魏安釐王（二）使將軍晉鄙（三）救趙，畏秦，止於

蕩陰(四)。不進。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(五)間入邯鄲，因平原君(六)謂趙王曰：『秦之所以急圍趙者，前與齊湣王(七)爭強爲帝，已而復歸帝，以齊故。今齊益弱；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貪邯鄲，其意欲求爲帝，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，秦必喜，罷兵去。』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。

此時魯仲連(八)適遊趙，會秦圍趙，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，乃見平原君曰：『事將奈何矣？』平原君曰：『勝也何敢言事？百萬之衆折於外(九)。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。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，今其人在是，勝也何敢言事？』魯連曰：『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請爲君責而歸之。』平原君曰：『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。』平原君遂見新垣衍，曰：『東國有魯連先生，其人在此，勝請爲介紹，而見之於將軍。』新垣衍曰：『吾聞魯連先

生，齊國之高士也；衍，人臣也，使事有職，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已泄之矣。」新垣衍許諾。

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。新垣衍曰：「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。今吾視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，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？」魯連曰：「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今衆人不知，則爲一身（十）。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（十一）之國也，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，彼則肆然而爲帝，過而遂正於天下，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，吾不忍爲之民也！所爲見將軍者，欲以助趙也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先生助之奈何？」魯連曰：「吾將使梁及燕助之，齊楚固助之矣。」新垣衍曰：「燕則吾請以從矣；若乃梁，則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？」魯連曰：「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；使梁睹秦稱帝之害，則必助趙矣。」

新垣衍曰：『秦稱帝之害將奈何？』魯連曰：『昔齊威王（十二）嘗爲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。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，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，諸侯皆往弔，齊後往，周怒，赴於齊曰：『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（十三）。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。』威王勃然怒曰：『叱嗟，而母婢也！』卒爲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』新垣衍曰：『先生獨未見夫僕乎？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力不勝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。』魯仲連曰：『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。』新垣衍怏然不悅曰：『嘻！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』

魯仲連曰：『固也，待吾言之。昔鬼侯、（十四）鄂侯、（十五）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，故入之於紂，紂以爲惡，醢鬼侯。鄂侯爭之

急，辯之疾故脯鄂侯。文王聞之，喟然而嘆，故拘之於牖里（十六）之庫百
日，而欲令之死。曷爲與人俱稱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？」

『齊閔王（十七）將之魯，夷維子（十八）執策而從之？謂魯人曰：「子
將何以待吾君？」魯人曰：「吾將以十太牢（十九）待子之君。」夷維子曰
：「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；天子巡狩，諸侯辟舍（二
十）納莞鍵，攝衽抱几，視膳於堂下；天子已食，退而聽朝也。」魯人投
其籥，不果納，不得入於魯。將之薛（廿一），假塗於鄒（廿二），當是時，
鄒君死，閔王欲入弔。夷維子謂魯之孤曰：「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殯柩，
（廿三）設北面於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」鄒之羣臣曰：「必若此，
吾將伏劍而死。」故不敢入於鄒。鄒，魯之臣，生則不得事養，死則不得
飯含（廿四），然而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，不果納。今秦萬乘之國。梁

亦萬乘之國。俱據萬乘之國，交有稱王之名，睹其一戰而勝，欲從而帝之，是使三晉（廿五）之大臣，不如鄒魯之僕妾也。且秦無已（廿六）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，彼將奪其所謂不肖，而予其所謂賢；奪其所憎，而與其所愛，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，爲諸侯妃姬，處梁王之宮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？」

於是新垣衍起，再拜，謝曰：「始以先生爲庸人，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。吾請去，不敢復言帝秦。」秦將聞之，爲却軍五十里。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，秦軍引而去。

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，魯仲連辭讓者三，終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，起，前，以千金爲魯連壽。魯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排患，釋難，解紛亂，而無所取也；卽有所取者，是商賈之人也，仲連不

忍爲也。』遂辭平原君而去，終身不復見。

解題

魯仲連濟之高士，不肯仕宦，游於趙，適秦圍趙急，魏使新垣衍請帝秦，連義不許，往說服新垣衍，秦兵爲之却退。此篇在戰國策趙策中，對於國家獨立自尊之精神，如以扶植，義正詞嚴，可爲一味持屈辱外交政策者作當頭棒喝。

注釋

(一)邯鄲 趙都，今河北大名縣。(二)魏安釐王 名圜。戰國魏君，昭王之子。釐一作嬴。(三)晉鄙 魏將，救趙之役，爲魏公子無忌所襲殺。(四)滹陰 古河內地，今河南湯陰縣。(五)新垣衍 新垣，姓；衍，名；非趙人，故稱客將軍。(六)平原君 卽趙公子勝，趙武靈王子，封於平原，故號平原君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，喜賓客，食客常數千人。與齊孟嘗、楚春申，魏信陵爲戰國四公子。(七)濟淠王 名遂，齊宣王之子。

- (八)魯仲連 齊人，魯，姓，仲連，名。高蹈不仕，喜爲人排難解紛。後田單言於齊王，欲爵之，連逃海上。(九)百萬之衆折於外 指長平之役。(一〇)鮑焦 周時隱者，抱木而死以非當世。謂今世以爲鮑焦不能自寬容而死者非也。魯連引焦事，所以明己之留趙不去，非爲一身也。(一一)上首功 秦法，斬一人前，賜爵一級。(一二)齊威王 名嬰齊，桓公子。(一三)天子下席 天子，謂周烈王弟顯王扁也。下席，言其寢苦居廬。(一四)鬼侯 殷時國名，史記作九侯，今河北，磁縣西南，有九侯城，今河南臨漳縣境。(一五)鄂侯 殷時國名。在今湖北武昌縣境。(一六)牖里 史記作姜里，今河南湯陰縣有牖城，卽其地也。(一七)齊閔王 卽齊湣王。(一八)夷維子 以邑爲姓。其地在今山東濰縣。(一九)太宰 謂牛羊豕也。牛羊豚之闌曰宰。故三牲具謂之太宰。(二〇)辟舍 辟同避。謂避居外舍，以示不敢自有其國也。(廿一)薛 國名，戰國時滅於齊，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，其故地也。(廿二)鄒 國名。春秋邾國，戰國改爲鄒，今山東

椰縣地。(廿三)倍殯柩 倍，反向也；與背通用。倍殯柩者，謂主人背殯柩，北面而哭也。(廿四)飯舍 以米實死人口中曰飯，以玉曰舍，不得飯舍者，言不能安然入歛也。意謂濟強而二國拒之見伐，則生死皆不能盡其禮也。(廿五)三晉 魏、趙、韓爲三晉。

(廿六)無已，言必欲爲之而不已也。

越語上

國語

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(一)，乃號令三軍曰：『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，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，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。』大夫種(二)進對曰：『臣聞之：賈人夏則資皮，冬則資絺，旱則資舟，水則資車，以待乏也。夫雖無四方之憂，然謀臣與爪牙之士，不可不養而擇也。譬如蓑笠，時雨既至必求之。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，然後乃求謀臣，無乃後乎？』勾

踐曰：『苟得聞子大夫之言，何後之有！』執其手而與之謀。

遂使之行成於吳，曰：『寡君勾踐乏無所使，使其下臣種，不敢徹聲聞於天王，私於下執事，曰：「寡君之師徒，不足以辱君矣，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。請勾踐女女於王，大夫女女於大夫，士女女於士，越國之寶器畢從；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，惟君左右之！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，將焚宗廟，係妻孥，沈金玉於江；有帶甲五千人，將以致死，乃必有偶，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（三）。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？與其殺是人也。寧其得此國也，其孰利乎？」』

夫差將欲聽與之成。子胥諫曰：『不可。夫吳之與越也，仇讎敵戰之國也（四）；三江環之（五），民無所移。有吳則無越，有越則無吳矣，將不可改於是矣。眞聞之：陸人居陸，水人居水。夫上黨之國（六），我攻而勝

之，吾不能居其地，不能乘其車。夫越國，吾攻而勝之，吾能居其地，吾能乘其舟，此其利也，不可失也已。君必滅之！失此利也，雖悔之，必無及已。」

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。太宰嚭曰：（七）『子苟赦越國之罪，又有美於此者，將進之。』太宰嚭諫曰：『嚭聞古之伐國者，服之而已；今已服矣，又何求焉？』夫差與之成而去之。

勾踐說於國人曰：『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，而又與大國執讎（八），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，此則寡人之罪也，寡人請更！』於是葬死者，問傷者，養生者，弔有憂，賀有喜，送往者，迎來者，去民之所惡，補民之不足。然後卑事夫差，宦士三百人於吳，其身親爲夫差前馬。

勾踐之地，南至於句無（九），北至於禦兒（十），東至於鄞（十一），西

至於姑蔑(十二)，廣運百里(十三)。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！『寡人聞古之賢君，四方之民歸之，若水之歸下也。今寡人不能，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。』令壯者無取老婦；令老者無取壯妻；女子十七不嫁，其父母有罪，丈夫二十不娶，其父母有罪。將免者以告(十四)，公鑿守之；生丈夫，二壺酒，一犬；生女子，二壺酒，一豚。生三人，公與之母(十五)，生二人，公與之餼。當室(十六)者死，三年釋其政；支子死，三月釋其政；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。令孤子寡婦疾疢(十七)貧病者，納官其子。其達士，絜其居，美其服，飽其食，而摩厲之於義。四方之士來者，必廟禮之。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。國之孺子之遊者，無不舖也，無不歡也，必問其名。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，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。十年不收於國，民俱有三年之食。

國之父兄請曰：『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；今越國亦節矣，請報之！』勾踐辭曰：『昔者之戰也，非二三子之罪也，寡人之罪也。如寡人者，安與知恥，請姑無庸戰！』父兄又請曰：『越四封之內，親吾君也，猶父母也。子而思報父母之仇，臣而思報君之讎，其有敢不盡力者乎？請復戰！』

勾踐既許之，乃致其衆而誓之曰：『寡人聞古之賢君，不患其衆之不足也，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。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，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，而患其衆之不足也。今寡人將助天威（十八）之，吾不欲匹夫之勇也。欲其旅進旅退，進則思賞，退則思刑，如此則有常賞。進不用命，退則無恥，如此則有常刑。』果行，國人皆勸，父勉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婦勉其夫，曰：『孰是吾君也，而可無死乎！』是故敗吳於圍（十九），又敗

之於沒，又郊敗之。

夫差行成，曰：「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，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！」勾踐對曰：「昔天以越予吳，而吳不受命；今天以吳予越，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？吾請達王甬句東（二十），吾與君爲二君乎！」夫差對曰：「寡人禮先壹飯矣（廿一）。君若不忘閭室而爲弊邑宸宇（廿二），亦寡人之願也。君若曰：「吾將殘汝社稷，滅汝宗廟，」寡人請死！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？」越君其次也，遂滅吳。

解題

越，國名。夏少康封其庶子於越，號曰無餘，都於會稽山南，傳二十餘世，至允常而始顯。允常子勾踐，滅吳而稱霸。今浙江紹興縣會稽山之陰有越王城。

越語，記越國事，爲國語所記八國之一，分上下兩卷，此爲上卷，事叙越王勾踐軍事失敗

後，處心積慮，銳意報復，生聚教訓，終雪國恥事。國語有三國時吳韋昭注。

注釋

(一) 周敬王二十六年(公元前四九四)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，勾踐以殘兵五千保於會稽，夫差追而圍之。會稽，山名，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二里。(二) 史記吳世家 司馬貞索隱云；『大夫，官也；種，名也。』吳越春秋以爲種姓文。』(三) 韋昭注云：『言赦越罪，是得帶甲萬人事君。』按上文云：『有帶甲五千人，將以致死，乃必有偶。』救雙曰偶，偶猶倍也，言五千人皆有致死之心，則一可當二，故曰『乃必有偶』，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。

』事君謂與君戰，韋解誤。(四) 夫差父闔閭嘗與越王勾踐戰，敗死於攜李。(五) 韋昭注云：『環繞也。三江，吳江 錢唐 江浦 陽江。此言二國之民，三江繞之，遷徙，非吳則越也。』(六) 韋昭注云：『黨，所也。上所之國，謂中國。』(七) 韋昭注云：『謠，吳正卿，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。魯昭元年，州黎爲楚靈王所殺，謠奔吳。』(八) 執籬，韋昭

注云：『執，猶結也。』（九）韋昭云：『今諸暨有勾無亭是也。』按今浙江諸暨縣南五十里有勾乘山，括地志以爲即勾無。（十）韋昭云：『今嘉興禦兒鄉是也。』今浙江崇德縣東南一里有語溪，即禦兒鄉地。（十一）韋昭云：『今鄞縣是也。』按今浙江奉化縣東五十里有赤廬山，即越之鄞邑，亦曰鄞城山。（十二）今浙江龍游縣北有姑蔑城，正在越之西境。（十三）韋昭云：『東西爲廣，南北爲運。』（十四）韋昭云：『免，免乳也。』按說文解字作『挽』，生子免身也。（十五）韋昭云：『母，乳母也。』（十六）韋昭云：『當室，適子也。』按適同嫡。（十七）曹憲博雅音，謂瘵即疾字。（十八）韋昭云：『言夫差天所不與，故曰助天。』或本威作滅。（十九）韋昭云：固，笠澤也。揚州記云：『太湖一名笠澤。』吳地記云：『松江又名笠澤』是有二說。（二十）甬句東，即今浙江東北海中之定海。（廿一）韋昭云：『言已年長於越王，覺差一飯之間，欲以少長求免也』。或云『言昔嘗有恩於越，謂會稽之事也。』（廿二）韋昭云：『宸，屋；蠶，字，邊也』。

。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，以屋宇之餘庇覆吳。」

禮運大同小康節

小戴禮記

昔者仲尼與於蜡賓（一），事畢，出遊於觀（二）之上，喟然而歎！仲尼之歎，蓋歎魯也。言偃在（三）側曰：『君子何歎？』孔子曰：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。而有志焉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：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（四）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（五），女有歸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『大同。』

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爲家：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；貨力爲己；大人世及

(六) 以爲禮；城郭溝池以爲固；禮義以爲紀——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，以設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賢（七）勇知，以功爲己。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，由此其選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謹於禮者也，以著其義，以考其信，著有過，刑（八）仁，講讓，示民有常（九）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執者去，衆以爲殃（十）。是謂「小康。」

解題

禮記皆述禮樂德義教學之言，爲七十子後學所記。漢河間獻王得一百三十一篇，其後續有所得，合二百篇。戴德刪其繁重，爲八十五篇，謂之大戴記。其從兄子聖，又刪爲四十六篇，謂之小戴記。後漢馬融傳小戴記，復增三篇，合四十九篇，卽今禮記也。

禮運，禮記篇名，謂論禮之運轉之事者。其中大同小康一節，爲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之表現。孫總理三民主義中時爲徵引根據，足見其重要矣。

注釋

(一)蜡，十二月祭名；賓，助祭者。(二)觀，門闕也。兩觀在門之兩旁，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。(三)言偃，孔子弟子，子游也。(四)矜，即鰥。(五)分，職務也。(六)太人，謂天子諸侯；父子相傳爲世，兄弟相傳爲及。(七)賢，崇重也；言崇重勇者智者。(八)刑，猶則也。(九)常，常法也。(十)由，用也；執同勢，位也；言爲君而不用謀於禮以下五事者，雖在富貴勢位，而衆人必以爲禍惡，共黜退之。

國 殤

楚 辭

操吳戈兮被犀甲，車錯轂兮短兵接(一)。旌蔽日兮敵若雲，矢交墜兮士爭先。凌余陣兮躐余行(二)，左驂殪兮右刃傷。霾兩輪兮繫四馬(三)，援玉抱(四)兮擊鳴鼓。天時懟兮威靈怒，嚴殺盡兮棄原壘(五)。

國 殤

出不入兮往不反，平原忽兮路超遠。帶長劍兮挾秦弓（六），首雖離兮心不懲（七）。

誠既勇兮又以武，終剛強兮不可陵。身既死兮神以靈，魂魄毅兮爲鬼雄。

解題

國苑爲楚辭九歌中的一篇。楚辭爲楚民族文學，發生與成立均較詩經爲遲，楚辭中之九歌，則較其他楚辭產生爲早，（約當公元前五世紀）雖有誤認爲屈原所作，但現經考定，當係屈原以前楚國南部之民間祭歌。王逸以爲曾經屈原修正，亦無確證。九歌悉爲禮神之歌，國苑則祀死於國事者，卽祭文之類也。

注釋

（一）言兵車臨陣，輪轂交錯，長槍大戰不能施展，故用刀劍相接。（二）行，音杭，行列

也。(三)鐘，同埋。繫，繫也。言車輪陷沒土中，四馬皆不能行動也。(四)玉袍，繫鼓杖也。(五)嚴殺，猶言力戰；塋，即野字，言大戰力盡，屍骸棄於原野也。(六)懲，悔也。言祇知殺敵，雖死無悔。

無衣

詩經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袍！

王于興師，修我戈矛！

與子同仇。

× × ×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澤(一)！

王于興師，修我矛戟。

無衣

與子偕作(二)

X X X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裳！

王于興師，修我兵甲！

與子偕行。

采薇

詩經

采薇(三)，采薇，薇亦作(四)止；

日歸，日歸，歲亦莫(五)止。

靡室，靡家，

玁狁(六)之故；

不遑啓居（七），
玃狁之故。

X X . X

采薇，采薇，薇亦柔（八）止；
曰歸，曰歸，心亦憂止。

憂心烈烈（九），

載饑載渴；

我戍未定（十），

靡使歸聘（十二）。

X X X

采薇，采薇，薇亦剛（十二）止；

采 薇

曰歸，曰歸，歲亦陽（十三）止。

王事靡盬（十四），

不遑啓處；

憂心孔疚（十五），

我行不來。

× × ×

彼爾（十六）維何？維常（十七）之華；

彼路（十八）斯何？君子（十八）之車。

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（二〇）；

豈敢定居，一月三捷。

× × ×

駕彼四牡，四牡騤騤（廿一），

君子所依（廿二），

小人所腓（廿三）。

四牡翼翼（廿四），

象弭魚服（廿五）；

豈不日戒，

玁狁孔棘（廿六）。

× × ×

昔我往兮，楊柳依依（廿七）；

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（廿八）。

行道遲遲，

采薇

載渴載飢。

我心傷悲，

莫知我哀。

出 車

詩
經

我出我車，于彼牧矣；

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；

召彼僕夫，謂之載矣（廿九）；

王事多艱，維其棘矣。

× × ×

我出我車，于彼郊矣。

設此旒矣，

建彼旒矣。

彼旒旒（三〇）斯，胡不旆旆（三一）？

憂心悄悄，

僕夫况（三二）瘁！

× × ×

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（三三）！

出車彭彭（三四），

旂旐央央（三五）。

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

赫赫（三六）南仲，

出 車

獫狁于囊（三七）！

× × ×

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（三八）；

今我來思，雨雪載塗。

王事多難，

不遑啓居；

豈不懷歸，

畏此簡書（三九）！

× × ×

嘒嘒草蟲，

趯趯阜螽（四〇）。

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！

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

赫赫南仲，

薄伐西戎。

× × ×

春日遲遲，

草木萋萋（四一）；

倉庚喈喈，

采芣祁祁（四二）。

執訊（四三）獲醜，薄言還歸。

赫赫南仲，玁狁于夷（四四）。

出 車

解題

詩經三。五篇，除代表商民族支裔作品之商頌，及代表楚秦二民族作品之二南與秦風外，其餘大部分，均爲周民族範圍內所創造，可代表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六世紀之中國詩歌，在文學上占崇高之價值。

無衣，爲秦人仗義輕俠急公好戰之詞；采芣，爲遣戍役歸之詞，小序謂「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獫狁之難，以天子之命，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，故歌采芣以遣之」。殆近於事實；出車爲慰勞歸來之將率及戍役之詞；均足爲中國民族國力伸張，人民能爲國家勤勞服務之表現。

注釋

(一)澤，鄭玄箋「襲衣」，音亦，亦音澤。(二)作，起也。(三)薇，一年生草，莖高二三尺，尖端卷曲如旋渦。(四)作，生出地也。(五)莫，暮也。(六)獫狁，讀若險

允，北狄也。卽秦漢時之匈奴，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。(七)遑，暇也，啓卽跪也，居卽坐也。古者席地，起身爲跪，安坐爲居。(八)柔，始生而柔也。(九)烈烈，憂貌。

(十)定，止也。(十一)聘，問也，問室家之安否也。(十二)剛，旣成而剛也。(十三)陽，十月也，今以十月爲小陽春。(十四)鹽，不堅固也。(十五)疾，病來至也。

(十六)爾，爾雅注說文皆作齶，齶亦音爾，華盛貌，(十七)常，常棣也，子如櫻桃可食。(十八)路，戎車也。(十九)君子，謂將帥也。(二十)業業，壯貌。(廿一)騤騤，強也。(廿二)依，將率之所依乘。(廿三)腓，鄭玄曰：『腓當作莛』。莛同庇，謂戊役之所庇倚。(廿四)翼翼，壯健貌。(廿五)象弭，謂以象骨飾弓之兩頭，弭，弓末也。魚服，謂以魚皮所爲之矢服也，獸名，似豬；其皮背上斑文，腹下純青。(廿六)棘，急也。(廿七)依依，柔弱貌。(廿八)翼翼，甚也。(廿九)僕夫，卽御夫，使裝載物件前往。(三十)旃旆，均行軍所建之旗幟。(三十一)旃旆，旌垂貌。(三十二)

况，茲也，言御夫茲益憔悴，與上句將率憂心悄悄，均臨事而懼之意。(三二)方，卽朔方。
。(三四)彭彭，四馬貌。(三五)央央，鮮明也。(三六)赫赫，盛貌。(三七)襄，
平除也。(三八)黍稷方華，朔方之地六月時也。(三九)簡書，戒命也。(四〇)鄭箋
云：草蟲鳴，阜蟲躍而從之，天性也。喻近西戎之諸侯，聞南仲旣征玁狁，將伐西戎之命
，則跳躍而鄉望之。(四一)萋萋，茂美貌。(四二)祁祁，衆多貌。(四三)訊，言所
獲之囚，須加審訊者。(四四)夷，平也。

民族文選編正誤表

組	頁	行	訛	正	組	頁	行	訛	正
初級	五六	一一	樂	學	高級	二〇	五	慕容垂垂	慕容垂
初級	六四	二	擇	舉	高級	二一	三	與	與
初級	六四	一一	疵	疵之。	高級	二二	一〇	萬百	百萬
初級	六五	二	傳	傳世。	高級	二五	六	仁	亡
初級	八五	一	或	成	高級	三九	一	亡	忘
初級	九五	六	行脫「托克托」。		高級	四四	七	三十	十三
初級	一〇四	八	疆	疆	高級	六二	八	藥	茲
初級	一〇六	四	曉	曉	高級	六三	一	誓	營
初級	一〇七	六	聲任	登仕	高級	六四	七	亢	元
					高級	一〇〇	九	七	四
					高級	一〇二	八	八	四
					高級	一〇二	二	免	滅
					高級	一一一	九	之	元

六、七、兩行中(十五)(十六)
(十七)法均刪。

民族文選編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

▲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

編輯者

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
國語科教學組

發行者

杭州

杭州官巷口

正中書局

印刷者

浙江

杭州新民路金雞嶺

浙江印刷公司

電話 一一三一

780

321239

130